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四川通志卷四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樾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趙立福

欽定四庫全書

四川通志卷四十四

藝文

序

晉常璩華陽國志序述

巴蜀厥初開國歲在書籒或因文緯或見史記久遠隱沒

實多疎畧及周之世侯伯據成雖無牧野之師有同盟要之會而秦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附之奄有四海梁益及晉分益為寧司馬相如嚴君平揚子雲陽成子鉉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

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畧舉其隅其文聖稱賢仁人志士言為世範行為表則者名挂史錄而陳君承

作別為耆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然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地理志頗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居然辨物知方猶未詳備於時漢晉方隆官司星列昴封圖簿歲集司空故人君學士蔭高堂翳帷幙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矣業遭阨運函夏滔湮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三州傾墜生民殲盡府庭化為狐狸之窟城郭蔚為熊羆之窟宅遊雉鹿田棲虎豹平原鮮麥黍之苗下里蔑雞狗之響丘城蕪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為荒裔桑梓之域曠為長野反側惟之心若焚灼懼益遐棄城隍靡聞迺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并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畧言公孫建蜀書咸熙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耆舊士女英彥又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凡十篇號曰華陽國記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恨疎才短少無遠及不早援翰執素

廣訪博咨流離困瘵方資腐帛於顛牆之下求餘
光於仄塵之中黜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於遺忘
馬蜀紀言三皇乘低車出谷口秦處曰今之斜谷
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
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為蜀
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
積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
云荆人鼈靈死屍化西土後為蜀帝周叢弘之血
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為子鵠又言蜀權髻左衽
未知書文翁始知書學按蜀紀帝君房心決事參
伐參伐則蜀分野言蜀在帝畿政之方帝不議政
則王氣流於西故周失紀綱而蜀先主七國皆王
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
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
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為怪
異子所不言况能為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

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鷓鴣鳥今云是
嵩或曰嵩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帝萬國時
雍虞舜光宅八表大禹功齊九州后稷封殖天下
井田之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為殷太
史夫人為國史作為聖則仙自上世見稱在昔及
周之末服事於秦首為郡縣雖濱戎夷亦有冠冕
故蜀記曰大人之鄉方大之國也至於漢興反當
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
始若然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哉漢末時漢中祝
元靈性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末與蜀士燕狎
相與著翰墨當時以為極歡後人有以為惑恐此
之類必起於元靈之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
綜其理數或以為西上峻固衿帶易守世亂先違
道治後服若吳楚然故逋逃必萃奸雄闖覲蓋帝
王者統天理物必居土中德膺命運非可責能恃

險以干常亂紀雖饕竊名號終於絕宗殄祀何者
天命不可以詐詭而違神器不可以僥倖而取也
是以四岳三塗陽城太室九州之險而不一姓冀
之北土馬之所產古無興國夫恃險憑危不階歷
數自能傳國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孫劉氏以敗於
前而諸李踵之覆亡於後天人之際存亡之術可
以為永鑒也干運犯歷破家喪國可以為京觀也
今齊之國志貫之一揆同見不臣所以防狂狡杜
奸萌以崇春秋賤絕之道也而顯賢能著治亂亦
以為獎勵也其序曰先王經畧萬國剖分厥甸巴
梁式象繇辰九俊述職賦政以均佐周覽紂相漢
亡秦實繁其民世載其俊述巴志第一 維天有
漢監亦有光實司羣望表我華陽炎劉是應洪祚
攸長述漢中志第二 井絡啟耀文昌契符茫茫
禹績盡為九州功冒善天率土以休光靈遐照慶
祚爽流邦家濟濟世德球球述蜀志第三 蠡爾

南域在彼要荒漢武德振蠻貊是據開州列郡幽
喬來王柔遠能邇實須才良甄德表失以明紀綱
述南中志第四 赤德中微巨猾干篡白夷乘農
致民塗炭爰造靈獻皇極不建牧后失國英雄逃
進覆車齊軌蒙此艱難述公孫述劉二牧志第五
政去王室權流二桀瓜分天壤宰劉民物舍彼
信順任此智計大道既隱詭詐競設並以豪特力
爭當世居正慮明名號絕替身魚萬乘籍同列國
述劉先主志第六 乾坤渾始樹君立王天工人
代萬邦是望明不二日地不二皇苟非其器窮高
必允矇矓二主弗慮弗臧負乘致寇世業以喪述
劉後主志第七 陽升一九品物始亨帝紘失振
任非其良趙倡禍階亂是用長羅州播蕩朱旌莫
亢皮張不造戎醜攸行哀哀元黎顧瞻靡望述大
同志第八 素精南飄天維弛綱蕙蕙特流肆其
豺狼蕩雄慕承殲我益梁牧守頽推黔首辛嘗三

州毀曠攸然以荒絡結王網民亦流亡述李特雄
期壽勢志第九 華嶽降精江漢吐靈濟濟多士
命世克生德為世雋幹為時貞畧舉士女表諸賢
明世齊其美不隕其名述先賢士女總讚論第十
皇皇大晉下土是覆化澹教洽誕茲彥茂峨峨
俊人靈靈英秀如嶽之崇如蘭之臭經德秉哲緯
然有裕述後賢第十一 博考行故總厥舊開班
序州部區別山川憲章成敗旌昭仁賢抑絀虛妄
糾正謬言顯善懲惡以杜未然述序志第十二 誕
曰駟壯駢駢萬馬龍飛陶然斯猶阜會京畿虞獲
西狩鹿從東麋郁伯勞之句不接辰賞茲珍嘉甘
心庶幾中為令德一行可師瑰璋散儻貴韜光輝
據冲體正平揖宣尼導以禮樂教化齊木訥剛
毅有威有懷鏘鏘宮縣磬筦諧諧金奏石附降福孔
皆總括道檢總覽幽微
選賢與能人遠乎哉

唐王勃入蜀紀行詩序

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長安觀景物於蜀遂出褒斜之

隘道抵岷峨之絕徑起懸谿歷翠阜迨彌月而臻馬若乃採江山之峻勢觀天地之奇作丹壑象流青峰雜起陵濤鼓怒以伏住天壁嵯峨而橫立亦宇宙之絕觀者也雖莊周詭呂梁之險韓侯怯孟門之峻曾何足云蓋登培塿者起衡霍之心游溝澮者發江湖之思况乎窮覽勝事足踐靈區烟霞為朝夕之資風月得林泉之助嗟乎山川之感名多矣余能無情哉爰戒文律用宣行唱編為三十

首投諸好事焉

盧照隣宴梓州南亭詩序

梓州地也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徒觀

其巖嶂重複川流灌注雲窓綺閣負繡堞之遙迤澗戶山樓帶金隍之繚繞信巴蜀之奇制也時鳳

床多閒上符和平之政鯤瀛有截下無交爭之人
以公寄切上僚故久無州將連四千石之重任總
十萬井之雄班職逾劇而道彌高位逾崇而德彌
廣市獄無事時狎鳥於城隅邦國不空且觀魚於
濠上賓階月上橫聯蜃之桂枝野院風歸動歲徒
之萱草則有明珠愛容置芳酒於十旬羽服神交
契仙遊於五日圓潭寫鏡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
惟彩綴飛烟之路藤蘿香藹挂疎陰以送秋鳧雁
參差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歡不再千里之賀何
常下客恹惶暫停歸轡高人賞說豈輟斯文咸請
賦詩以
紀勝集

七日綿州泛舟詩序

諸公迹寓市朝心遊江海訪
奇交於千里惜良辰於寸陰

嘗恐辜負琴書荒涼山水於是脫屣人事鳴棹川
隅言追挂犢之才用卜牽牛之賞邊生經筵送爽

氣以濯纓郝氏書囊臨秋光而曝背似遇緱山之
客還疑星漢之遊願駐景於高天想乘霓於縮地
繁絲亂響涼耐時斟戲翔羽於平沙釣潛鯤於
曲浦乘流則逝不覺忘歸咸可賦詩探韻成作

李陽冰李翰林詩序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嵩九世孫蟬聯珪組

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走易姓與名然自窮
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殊可歎焉神龍之始
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
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
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
仙之辭所為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
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
公趨風列兵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
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
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并盡今古

文集遺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於金鑿殿出入翰林中間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誇格言不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辱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於丹丘耳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

皆得之
他人焉

韓愈盛山十二景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

曹盛山僻郡奪其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日其說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考其意方日以入谿谷上岩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詠歌之令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於時應

而和者凡十人及比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
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
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
夫黔府嚴中丞為祕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
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
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
卷韋侯俾
余題其首

孫逖送遂州紀參軍序

遂州參軍紀公吾友雲將
之令弟也敏於行志於道

克修人彛允副凡勗噫周公之嗣紀為其首天作
元德必將有後不然何棟華之可久也選曹舉善
厚吏須才九霄始稱一命而偃穆卜吉日邁征畏
途緬躋岷岷遐涉褒漢宿息巖險波臨湍悍仗信
不慄載義必亨方暴忠臣之志固無垂堂之責爾
之寡兄克施有政是則是微念茲在茲祛利則覲

心永隔遠。嫌則旁言自絕。故雖邛樊之產。巴蜀之饒。不潤脂膏。誰誇葦苳。懋絕至德。時惟哲人。庫公贈言要

僕題序

任華送李彝宰新都序

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業。著稱者。彝也。少好學。通九

流百家之言。善屬文。頗有大節。去年制舉。不捷。無何以書。歷批二相國論。安邊術。由是詔試西掖。凡數十百人。彝與莊若訥。高郢。同入高等。何垂翅於制舉。而奮翼於西掖哉。蓋道之屈伸。命之通塞。各有時也。執政以彝大人在蜀。故授新都。以榮之。彝豈不欲高步臺省。時時與朝廷羣公談笑。所以俯就遠縣。蓋為大人屈耳。秦雲滿天。條聚忽散。與子分飛。亦爾也。古人別遠。貴於贈言。子昔為什邡令。蓋鳴琴不下堂。而治令領新都。則異於彼馬。蓋以廬井。厭於焚蕪之後。吐庶瘡於刀箭之末。樹立存

育洪惟艱哉况奔衝填奏晝夜風雨誅求供應旬
時山岳其親庶務則宜戴星而出戴星而入焉其
接賓客則宜一沐三起一飯三吐焉此朋友之望
也如月照雪峰花飛錦江當有新詩時復寄來念
之哉

李生

盧藏用陳氏集序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

秋數千百年文章繁然可觀也孔子沒二百年而
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
誼馬遷為人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
之侍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
言溺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縉波
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型宋齊
之末蓋顛顛矣遠逾陵頽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
之將喪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

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論議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天故其文未極嗚呼聰明精粹而論剝貪饕桀驚以顯榮天乎天乎吾殆未知夫天馬昔嘗與余有志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悲予今探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風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為之序至於王霸之才

卓犖之行則存之別
傳以繼於終篇云爾

盧求成都記序

蜀國自秦始通秦遺蜀王五美女
蜀王遣五丁迎之到梓潼見一大

蛇入山穴中一人擊其尾不能得五人相助大呼
搜之山遂崩五丁及秦女皆死惠王遂遣張儀司
馬錯從石牛道滅蜀因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莊
為相置巴蜀郡遷秦人萬家實之民始能秦言以
蜀令張若為太守前時蜀王開明尚納姜女為妃
蓋五郡山之精也及死葬於城西北遣五丁擔其
木山之土以為冢今有二石尚在古老言五丁擔
云陳莊既為秦公子相數年遂謀反殺秦公子秦
伐蜀誅莊封子惲為蜀侯惲後母誣惲有罪賜劍
自殺蜀人以其冤因為立祠又封子綰為蜀侯後
復疑綰反誅死自此但置守而已後以李冰為蜀
守冰始鑿三江引水以行舟楫岷山多梓柏大竹

坐致材木入溉水開稻田於是沃野千里號為陸
海置綿洛二水以便灌溉作石犀五以壅毒蛟命
曰犀牛後更為耕牛二人作三石人立水中冰非
常人也與江神約曰水竭不至足蹙不沒肩大鑿
岷岷通沫水導江之龍大怒冰乃持刀入水與龍
鬪龍死遂無水害迄今蒙利蜀人稱郭繁為膏腴
綿洛為浸沃昭襄王時又白虎為患意廩君之魂
也歷四郡傷千二百人王乃募能殺之者邑萬家
金帛稱是巴夷胸臆廖中藥何謝作白竹弩於高
樓瞰而射之死王媿其夷人乃刻石頃田不租十
妻不冀傷人不論殺人不死與之盟曰秦人犯夷
輸黃龍一雙夷人犯秦償清酒一鍾其人安之遂
號曰武夷其族又有濮賓賓尤武勇居渝水夾水
以居為漢高前鋒臨陣善舞巴與蜀代為仇讎蜀
嘗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至漢
高祖六年始分置廣漢郡高后城樊道開青衣文

帝未以廬江文翁為郡守穿煎油口既田千七百
頃立文學選史子弟皆就學令俊又之士張叔等
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岷絡之地
學比齊魯孝景帝嘉嘆遣天下郡國皆立文學自
文翁始也文翁明天文災異後以博士徵至侍中
揚州刺史孝武帝置四部都尉俾立十八郭於是
郡縣多城觀矣又分牂牁置益州是為南益州宣
帝地節三年穿臨邛蒲鹽井二十置鹽鐵官自漢
興至哀平牧守仁賢宣德立教英偉命代之士其
出如林璽書束帛交馳於梁益之地矣雖魯之洙
泗齊之稷下未足多也且漢徵八士蜀預其四高
帝分蜀郡北鄙置廣漢武帝分南鄙為犍為遂有
三蜀之號王莽改郡守為帥正以蜀郡為導江公
孫述為帥正治臨邛述僭號後漢光武帝滅述還
為蜀郡順帝即位復為益州郡名依舊州治大城
郡治小城靈帝末以劉焉為牧及卒子璋偽嗣建

安十九年璋迎漢左將軍劉備至遂滅璋稱帝繼漢號先主治成都魏末司馬昭平蜀復為益州晉受魏禪以州領郡武帝末以成都為國封子穎為王其後實人李雄僭稱王晉穆帝永和初桓滅溫之役為蜀郡譙縱反安帝命朱齡石討平之至梁分益州更置南北二益州以武陵王紀為刺史紀僭帝號領兵東下為湘東王所殺後魏帝前二年尉遲迥定益州置總管後迥舉義旗不受代為隋王堅所戮隋開皇元年廢總管置行臺以蜀王秀為西南道行臺尚書令三年復為總管大業元年廢總管為州又改州為郡聖唐武德元年復為總管三年置行臺改為益州以太尉秦王為益州道行臺總管又改為宋大都督府天后析益州置彭蜀漢三州開元二年始以齊景肖為劍南節度營田兼姚蕩等州處置兵馬使自此始有節度使也八年以李潛為使去兵馬使章仇廉璦兼山南西

道採訪使其後或兼或否亦無定制上元二年始
分為東西川廣德二年復合為一大厯二年又分
為兩川至今不改天寶三載復為大都督府十四
載明皇巡幸車駕留五月至德二年改為成都府
置尹比東西二京號南都後復停大凡今之推名
鎮為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為首蓋聲勢也人
物繁盛悉皆上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絃歌舞
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
較其要妙揚不足以侔其半況亦府畿縣與秦洛
並故非上將賢相殊勲重德望實為人所歸服者
則不得居此況控帶蠻落扼戎隈羌非文武寬猛
包羅法度之君子則不能得中庸以是聖庭慎擇
尤難其任使號有三曰節度觀察安撫先時南蠻
六郎不相臣服天子每有恩賞各頒一詔呼六詔
開元末節度使王昱受賄上奏合六為一乃封大
首帥越國公蒙歸義為雲南王始獨稱南詔至楊

國忠遙領蜀郡太守魚採訪使遂擾邊關希立功
伐乃有瀘南不利之變貞元中韋令公皋為節帥招
復雲南背番歸漢十一月八日置使安撫魚統押
西山八國近界羌蠻等使是為三使韋令公本以
奇勲秉旄鉞思立邊效又在鎮且歲久南詔為其
用拓地甚遠公既卒劉闢繼公後以兵守險為不
順誅死家籍沒後京兆公為節帥酷易軍政殊不
以封域為念戍卒因代邊蠻積忿至太和三年十
二月蒙荒巔遂以兵剽掠至城下杜公填門不敢
與爭會監軍使矯詔宣諭蠻人遂退工巧散失良
民殲殄其耗半矣列政補完尚不克稱大中六年
四月詔以丞相太原公有驅制羌戎之成績由邠
寧節度司徒同平章事鎮蜀蜀為輿壤領州十四
縣七十一戶百萬兵士五萬外疆接兩番人性勁
勇易化以道難誣以智公至以儉約帥之以謹庶
不伐臨之以刑賞法制平治之人歡且舞旦夕詠

公之德矣先是西蜀圖經甚備朝野之士多寄聲
寫錄主茲務者不勝其煩遂盡削而潛焚之長吏
至即據顯者集為一軸以獻錄是百不書一大中
八年戶曹參軍蘭弘宗甚好學且目覩司徒相國
之異績願梓以傳示於後然不文自任剪截疎長
蕪言朴畧相國乃屬於小子令刊益之且曰不以
淹徐疾速歸於流布以為不朽之事求受命震怖
又不欲以圖經為目乃搜訪編簡目為成都記五
卷經與圖之附益願終弘宗之職庶
以此為助也大中九年八月五日叙

宋陳搏易龍圖序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
在太古之先今存已合之位或疑

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
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況夫天
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
至於盈萬皆累累然如絲之縷也且夫龍圖本合

見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
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
合而用之仲尼點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
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十五
盡天三天五天九并五十之後用行一六元位又
顯二十四之為用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
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為六形地之
象馬六分而幾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用形
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天
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天三幹地
二地四為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
陽大矣哉龍圖之變岐分萬途今畧述其梗槩焉

西蜀崇龕
陳搏序

張唐英蜀檮杌序

唐英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
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

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瞶之夕
至於白晝皎然則無能為也且韋臬守蜀二十餘年
其才智機權過於王孟遠矣止欲求魚兩蜀節鉞
而不能得劉闢感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
月已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修舉賢
智在位紀綱整葺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為也使臬
闕在五代時其為惡必有過於王孟者以此知朝
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為不順其
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當王行之入
洛也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總制
失馭中外繼叛蒲禹卿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
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洎知祥入蜀
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為疑凡高貲有力者盡命東
徙張中立歎曰蜀人之叛非蜀人為之也皆朝廷
委用之臣所為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乎田龍
游之論曰僭偽之主改廳堂為宮殿改紫綬為赭

袍改僚佐為卿相改前驅為警蹕改妻妾為后妃
何如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之禍耶茲可謂藥石
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凡八十年比之公孫
述輩最為久遠其間善惡之迹亦可為世之監戒
然編錄者如耆舊傳鑑戒錄野人閒話之類皆本
末顛倒鄙俗無取真宗時知制誥路公振修北國
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煩簡失當尚多疎
畧如張扶馮涓張士喬段融蒲禹卿張雲陳及田
淳之徒諫諍章疏皆有益於教盡棄而不錄此觀
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
實錄凡一百三十卷嘗欲焚棄而不忍今因檢閱
始終削去煩冗編年叙事分為十卷其間事實未
顯如髻須肥遺遠望績長禹橈蒲駮之類各為解
其失誤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曆所載者皆畧而不
書名曰蜀檮杌蓋取楚史之名以為記惡之戒
非徒行其小說蓋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耳

睦昭迴蜀檮杌後序

治平四年夏六月雨當縣尹節君惟良顯甫自京師歸傳

殿中侍御史衷行張唐英次功前在閩中監征時所編蜀春秋一十卷予嘗得而觀之其編年叙事之體若荀悅漢紀之例至於褒貶善惡本末貫穿駁駁乎馳於漢魏作者之間有古良史風初召試祕閣在仁宗皇帝時上大水災異書時政十四事書在英宗朝時又上慎始書水災封事二道皆究極乎治亂之變而探索乎天人之際今天子特排羣議而擢為殿中侍御史以其勇於敢言也方將聽其所蘊而大有為於時彼春秋者乃區區龍斷時無所用心而寄之空言以寓勸戒豈比夫陳壽譙周輩齷齪弄筆硯紀一方之事而無補於教耶次功舊有國體論一十卷唐史誅奸發潛論五卷總要監今論五卷渝南集一十卷補正楚書十有三篇樂府歌詩十有餘篇皆祕而不傳於人而春

秋最後出顯甫好事密購以歸予因為刊行以廣其傳昔人得王充論衡藏之以自銜其辯豈予之志哉

趙抃成都古今集記序

僕繇慶厯至今四入蜀凡蜀中利害情偽風俗好惡

瞭然見之不疑嘗謂前世之士編摭記述不失於疎畧則失於漫漶不失於鄙近則失於舛雜嚮治平末因取續耆舊傳而修正之去年陳和叔翰林以書見貽俾僕酌古準今別為一書此固僕之夙心而未有以自發也由此參訪舊老周咨碩生緝以事類成十三卷不始乎蠶叢而始乎牧誓之庸蜀從經也從經則蠶叢不必書而書之於後何也揚雄紀之吾棄之不可也參取之而已矣事或至於疑說何也久論之難詳也昔者齊太公仕於周司馬遷有三說焉疑以傳疑可也神怪死生之事不

可以為教書之何也吾將以待天下之窮理者也
書亂臣所以戒小人書寇盜所以警出沒書蠻夷
所以盡制禦之本末終之以伐蜀使萬世之下咸
知蜀之終不可以苟竊也其間一事一物皆酌考
衆書釐正為諤然後落筆如闕公墓今荷聖寺闕
然有榜馬而仁顯者孟蜀末僧也作華陽記云墓
在草場廟在荷聖此目擊之所當棄而從仁顯者
也若夫知之有未至編之有未及則一人之功不
可以求備然竊意十得八九矣
後之君子其亦有照於斯乎

范百祿成都古今集記序

成都蜀之都會厥上沃
腴厥民阜繁百姓浩麗

見謂天府繡縷之賦數路取瞻勢巖望偉卓越他
郡朝廷席五聖之厚基萬齡之泰明燭外遐愛均
畿輔凡選建師長必一時名德中外皆曰可然後
以尹茲土其優馭西南之意慨占邈矣非獨隆於

今也蜀之所以為重於天下雖窮隅鳩舌咸共知之而其可以文載而永久者則往志踈錯近事缺絕殆不足以彰其重熙寧壬子八月詔以參知政事趙公為資政殿大學士再蒞此府蜀之黔黎夙云易擾小異故常必勤上心是時天子方惻然矜之故不憚諉公以遠公倍道而來下車之初釐所當恤亟即民心平紛解累人乃說懌盡知明天子覆育遠方之意甚厚公亦自謂宜於蜀也會翰林學士陳公和叔與之書曰蜀事可觀惜其墜落汎汎不耀公慨然留意每政事間隙延多學博識之士與之講求故實採舊聞若耳目所及叅諸老長攷覆是非自開國權輿分野占象州部號名因革之別其鎮其浸岡隴派屬之詳都城邑郭神祠佛廟府寺宮室學宮樓觀園游池沼建創之日門閭巷市道里亭館方面形勢至於神仙隱逸技藝街數先賢遺宅碑版名氏事物種種瓌譎奇詭纖

書畢書錄秦漢以來凡為守令榮華有風迹者若
干人有唐迄今知府事者多闕碩端毅之望又若
千人其行事暴於國史不可勝述其始至若代去
之年月序次昭然著矣厥生鉅人千古不乏澤我
文化雋逸迭起科選德進相踵於朝數百年間無
一遺者物有其善雖毫釐亦補實足以為一方盛
觀自昔僭賊乘民凶菑事變不同久近亦異悉其
致冠之由及王師夷難底平之迹與夫歷世蠻獠
叛服不常中國所以驅除羈縻得失之故又足以
為不虞不若之明監嗚呼既有政以孚其惠又為
書以憲厥後公之於蜀可謂志得而道備矣書成
凡若干篇以類相從為三十卷名曰成都古今集
記人之觀之信乎蜀之
為重於天下非虛也哉

呂大防華陽國志後序

先王之制自二十五家之
圖書其恭敏任恤等而上

之或月書其學行或歲考其道德故民之賢能表
惡其吏無不與知之者焉漢魏以還井地廢而王
政缺然猶時有所考察旌勸而州都中正之職尚
修於郡國鄉閭士女之行多見於史官隋唐急事
緩政此制遂廢而不舉潛德隱行非野史紀述則
悉無見於時民曰益放俗曰益卑此有志之士所
為嘆息也晉常璩作華陽國志於一才人物丁寧
反覆如恐有遺雖蠻髦之民井白之婦苟有可紀
皆著於書且云得之陳壽所為耆舊傳接壽嘗為
郡中正故能著述若此之詳自先漢至晉初僅四
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衆矣復自晉初
至於周顯德踰七百歲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魂
義骨與塵埃野馬同沒於丘原者蓋亦多矣豈不
重可嘆惜哉此書雖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議
論忠篤樂道人之書蜀記之可觀未有
過於此者錢行諸世庶有益於風教云

李奎重刊華陽國志序

古者封建五等諸國皆有史以記事後世罷封建為

郡然亦必有圖志以其述蓋以疆域既殊風俗各異山川有險要阨塞之常備郡邑有廢置割隸之不常至於一士之行一民之語皆有不可沒者顧非筆之於書則不能也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蠻閩貉五戎六程之人民與其材用之數要至於九穀之所宜六畜之所產亦亦未嘗不估畢而紀其詳况夫環數千里之地分城置邑殆踰數十中間時異事變往往裂為偏方霸國其理亂得失蓋有繫天下大數安可使放絕而無聞乎昔晉常璩華陽國志之作所以有補於史家者流也予嘗攷其書部分區別各有條理其指歸有三馬首述巴蜀漢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偕竊繼之以兩漢以來先後賢

人梁益寧三州士女總讚序志終焉就其三者之間於一方人物尤致深意雖侏離之氓賤俚之婦苟有可取在所不棄此尤足以弘宣風教使善惡知所懲勸豈但屑屑於山川物產以資廣見異聞而已乎本朝元豐間呂汲公守成都嘗刊是書以廣其傳而載襍荒忽利缺愈多觀者莫曉所謂子每患此久矣假守臨邛官居有暇蓋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撫兩漢史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者則因而全之其他旁搜遠取求通文義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驗可信不誣者若其無所考據則亦不敢臆決姑闕之以俟能者然較以舊本之訛謬大畧十得五六矣鉅木既具輒叙所以冠於篇首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無以夏五郭公之義

而律之嘉泰甲子季夏朔
丹稜李丞相叔厓甫謹序

王剛中續成都古今集記序

昔清獻公剛取張彭
勾延慶鄭暉盧求周

封等書為成都古今集記三十卷凡廢興遷徙及
城郭官府坊市庫廡儒宮佛室仙館神祠陵墓渠
堰樓臺池苑之名數與風俗之好惡人物之臧否
方伯監司之至去蠻夷寇盜之起滅木石之殊尤
蟲魚之變怪靡不畢載其采獲貫穿亦勤且詳矣
自熙寧迄今凡十九年事當紀述者蓋難遽數而
舊記莫或踵繼見聞異辭日月寔久恐遂湮滅可
不惜哉晉陵胡公至常命僚屬論次未究端緒尋
遷宣撫使事復中輟余來此特周歲蒙國威靈邊
堠幸帖息斯民亦安堵如故因以間隙搜訪纂輯
作續紀凡二十二卷前記載古事往往有差誤則
辨正之脫遺則補足之清獻所云知之有未至編

之有未及者余固不免也
其亦有待於後之君子乎

范鎮送彭學士序

彭名乘華陽人蜀當西南阨
曰興坤坤為地為臣故世有方

剛柔靜之士作焉漢時司馬相如始以文章顯而
後王褒何武揚雄事業著於篇唐陳子昂用古道
振而時文於變意者岷城蘊精江漢蓄靈須其時
克生其人乎祥符四年宋興五十有二載矣是邦
之人新去兵革之苦始漸聲教之學而隴西集仙
公以道藝行誼登王府主上紹休總秉權綱獨觀
昭曠恢大同之化罷三五之法遂有普慈之授焉
縣令前驅弩矙甚寵子弟師教櫟文聿修里有冠
蓋之華家連序塾之盛議者謂文翁王堂子雲書
臺興儒以來未有侈於今日者已蓋聖人用一賢
出一令觀悅之道其利博哉昔楊仲伯教生徒上
名錄者三千魯仲康選高第至郡守者數十異時

立本朝議外廷緣綸王言潤色神化則西州士大夫諒共被教育也南荆領軍非久留之地故畧而述無

送馮樞密還朝詩序

茂州羌漢冉駹之遺也距成都十舍而遙雖羈蜀郡而不

以中國之法治之故其叛服不常緩則盜邊急則嘯聚自昔然也熙寧九年春圍茂州劫畧吏民殺官兵劔南諸城騷然震驚夏四月乃詔資政殿學士諫議大夫馮公自渭徙成都以鎮撫之蜀人聞公之風舊矣歡喜踴踴擁於道公既至則一切鎮以無事憂者釋然駭者晏然隴畝市里安堵帖息王師徂征以誅以懷崑居澗飲悉復故處乃賦田器給種食以振業之莫不稽顙厥角洗心易慮要神面誓曰自今以往不復敢干王畧矣公以為武威即申文教不可後也崇飭學校以紹文翁之

隆講明中和以追王褒之盛宣恩德問病苦方且與蜀人相安從其俗以為逮嬉會未暇違而蜀人亦欲偃公之休恃以涵養以永歲月冬十月即拜公給事中知樞密院事圖舊德以急親賢也於是蜀之在官者及其學士大夫相與採民之言作為歌詩序引以獻曰公其不終惠吾蜀而遂東邪又曰公雖東當澤天下於何而不終惠吾蜀也凡若干篇以美以敬以致其誠愛歟然若猶以為未也干菀之詩曰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其是之謂乎公且從容上前曰道其詩之所云興民之利而除其害則衆君之作豈特贈離紀別之為哉蓋有以補治道而致和理也

文同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

臣當更其所以宜往者名氏陳於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稱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疑神久之

且曰今海內之藩域號為至重者舉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行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賴之以綏輯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異他所須智畧沈辨咸惠肅給厥與論之所與慰遐邇之所欲者始為其人矣我有耆哲宛在東土是嘗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懷服其信厚逮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去者此將煩之再蒞於彼其謂往制無循襲丞相奉被上旨乃曰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遺井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前資政殿大學士召公於營丘大旆過國詔趣見上衆悉謂公輔臣必以遠辭既對便坐獨奉天語雍容啓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裝出都門并驛臨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託不以私請自免以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馳使勞諭春委之厚無與為較先是公二紀之中臨於蜀蜀人既聞公來男孺於道女羅於竈皆曰我之是節

安於食而枕簟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因於我公矣公既至簡條目去苛異刷滌梗垢磨盪昏瞽羣疑革而冰消大擾息而波登未逾月而梁岷之下晏然已為樂園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矣夫感物患乎有心有心則接於物也泥而不博臨理貴乎無欲無欲則燭於理也明而不闇汎諸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謂齟齬而難治者哉蓋公素事如此以為身術故入匡嶽廟出殿巨屏曾不以內外為輕重而一以其所無事者為政治之本凡取知於君而獲愛於民者其將繇此者與同常欲有所論議以紀公之休懿會赴官之便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同為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詩自韓魏公而下凡若干草云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

楊天惠代作集府尹石刻序

公頃錄長安遷尹成
都方是時卷變理之

具鎮臨外屏回經緯之文設飾行臺如醜河渠以
溉尋咫如峙泰岱以出膚寸以故倡治有餘日而
賦政無遺功間建羽旄俛同民樂或徙王帳旁合
賓好至於酒酣樂作意氣逸發徹饗綏帶風味餘
美輒布善紙臨素壁遊戲翰墨之娛以志燕喜之
適凡為詩文題紀若干可謂盛矣而巨刻細劂光
明磊落上與參墟交輝下與雪山增重蓋公以代
言之餘流而為文以廢歌之續別而為詩又以詩
文之行溢而為書故其銀鉤玉畫世多有之而西
南特為富於是縉紳耆舊識藻火之為美也過者
必肅山祇瀆鬼知珪璧之為珍也獲之惟謹某竊
亦博購而寶蓄之得三十帙將以其一獻諸公路
仰備覽觀而取其副藏之名山以賁子孫馬且某
聞之也欲考盛德者必於去馬觀之昔者周公去

東山而赤鳥所履歌咏無射名伯去南國而甘棠所爰愛思不忘人心同然異世膾合今公道德之光仁義之澤所以被蜀土者與東山南國無異而英詞偉績金石之傳所以遺吾人者亦與赤鳥甘棠無以異然以星紀數易閏餘幾更逝瞻岩廟邈在雲漢顧某也無文獨不能效比興之末技駕父凡之遐思乃徒撫奇蹤奉珍筭日與田夫野老雜沓頌歎於玉壘之北此某所以課誦不避而遺恨亡窮也公開府以某年甲子還朝以某年己巳入禁林升丞弼邁種方隆福祿未央

費輝路史別序

輝自夷陵抵衡湘有為輝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源知識弘遠所作

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以方周旋五羊道當錄吉中心幾有星雲之快而猶竊患不偶比屆廬陵何期忽偶紹介得接公於闈閣之外議論發問及路史則方錦囊相隨遂獲一覩奇秘然後

信所謂五帝之佐無不賢三皇之佐無不聖為不
虛語實天下之奇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
謂我朝之文所尚山谷老泉至於東坡少所甚愛
然其發論乃有時而相似又何邪輝竊論之公之
立言遠過賈誼而叙述則在莊馮之間班范而下
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
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
情親知詩之不主於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
之義明知書之本主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
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
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春秋之有褒貶至於祝
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上下所謂西漢文章
能以文叙事者優為之矣嗟乎不觀論語聖賢之
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觀末世變故之
紛沓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大使遂行之不惟使
管窺既舉之徒不敢妄述而襄禍談禪之士亦不

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則無芥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強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靖康而有此書則廟社不墟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實五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竊又評之立蕭曹勲業易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燁之孱微無高銜大具以邀說於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人謂文章自有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語則知路史矣丙申六月五日西蜀費輝序

何耕送符制置被召序

二十五年冬上召四川制置使符公於成都明年春

命始至公以次付使事府事理裝戒行日於是賓佐掾吏雜然相與懷公之德惜公之去往往有不

澤者獨其客何某掄袂奮臂抗聲於衆曰公召宜也已後矣公早揚俊聲雄辭大篇甲乙上庫繹史緡經強記洽聞貴而彌專老而不休於時為耆儒登車澄清摘伏糾貪風烈巖巖嚴而不殘徘徊巴蜀十有餘歲最後以大府卿總四路之賦國用以饒軍無乏食厥功茂焉於時為材使者蜀道謀帥帝難其人峻秩西清命公往臨別靈治荒公不敢踰田婦畊夫知公勤勞於時為賢方伯今天子總覽萬幾躬行福威舊德名人登用無遺者方侯公來自沅州至之日拜右僕射魏公沈公相繼起遠外位政府公視數公皆一體人也顧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與其利專於一方孰若澤被於天下與其擁旄仗鉞為蕃宣保障之用孰若垂紳搢笏有謀謨規誨之益故曰公召宜也而吾徒尚何以戚戚然兒女悲為哉雖然蜀父兄有蓄念於此久矣不敢徹聲於天子而敢私布於下執事公其聽之否

乎自秦丞相當國逐蜀士如棄梗無一人綴文石之班望屬車之塵者或曰謂其輕而黨同丞相惡之故弗用嘻亦甚矣百步之內必有茂草而謂蜀之人人皆輕人人皆同也不幾於誣乎兩蘇公兄弟也伯氏以言語得罪瀕死不悔而其季淵靜未訥出於天性蜀國范公與溫國司馬公平皆議論無一不同至樂律則終身不能相合也其不輕不同者亦可概見矣或曰蜀地疎遠丞相忌之故弗用此又非也宰相之用人當問其賢不賢豈當計其疎不疎遠不遠耶今有橫木於道當舉以十夫之力則取諸吾隣里鄉黨而足矣至於當舉以十萬夫之力則取諸塗之人可也而必曰吾之父兄兄弟焉吾之隣里鄉黨焉則木之橫於道者沒世不行尋常天下之大過於橫木亦遠矣而宰相亦且惟疎遠之務去嗚呼殆哉蜀父子竊竊然不能忘情於是者有以也夫側聞万俟公頻年於外

涉艱阻知情偽甚熟悉今其還宜必有至公甚盛之觀以懲創前弊慰安羣心者而沈公亦嘗為政於梓於夔所至有惠愛既去人思之今公又自蜀以往天下其意者將振蜀人於二三公之手乎未可知也公既見天子於殿陛上退而與万俟公魏公沈公論天下事孰通孰利孰病其能漠然無一語於蜀哉蓋非今日庶政一新公道廓開之秋則公雖有欲言之心而不可以言非公與沈公在蜀日久允觀民考論人物之詳則蜀人雖抱無窮之憾而不敢以告語曰日中必莫操刀必割蓋言時之不可失也公行矣嘗試為蜀人圖之

游侶鶴山師友雅言序

鶴山公以高明俊偉之姿刻意於學不肯隨聲接響

躡陳架虛如求驪龍之珠必下九淵而親攬之乃已改其議論窮極根柢多異乎人匪求異人實能

得衆人之所未得也尚憶嘉定十有四載余方家居公致之漳州郡齋同諸友讀易徧攷舊說切磋究之一日言前輩賦雪詩欲爲人所未嘗道者今觀其語亦宜人說所不能道若周濂溪無極太極乃前無古人耳余因及往歲侍後溪先生先生謂劉侍郎招美勸閱注疏以爲不先此而立論恐其高明而不實公深然之及公在梁陽大肆其力於經如注疏率三四讀具鈔成編其是若非轉考詳說所蓄既厚厥見孔明邇歲披幽抉微悟妄扶正一話之出世疎未聞梳君巽父輯爲雅言大畧可睹然公之再入勸誦金華嘗過余語今日進講至易之泰吾從旁奏內君子外小人固爲泰也第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爲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爲內余擊節稱歎公亦自得今巽父乃不及記則其胸蘊之奇未暇遍以語人者亦多矣嗚呼使天假之年而巽父輩終身左右隨聞必錄則所以私淑後

人者又可勝計哉嘉熙三年十月朔南充游侶序

稅與權鶴山師友雅言序

子登鶴山先生之門蓋歷二紀以先生出入中

外間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每一見則所聞輒一超絕及先生返自南遷起家鎮瀘子執經從之相攜入京登宥府視事泊賜還奉藩以迄夢奠湖海往來永日清夜瞻前忽後先生非聖之書不讀多發儒先所未言於甲午夏以決丁酉春隨所得錄之反復玩索如入武庫如遊寶藏如登喬嶽以觀天下斯所謂仰彌高而鑽彌堅者嗚呼以予四閱寒暑凡所見聞如此其富則二三子久相從遊而不離左右者又可想而知哉昔嘗見先生移書蒙齋袁侍郎云某於六經名數文義重下苦工的然見古人所至所學歷戰國暴秦以後無傳焉極於五代之亂影滅跡絕其間豈無經生學士

各隨才分有所建立然驚於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為卑近其卑近者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辭章為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內外貫精粗百數十年間始有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講又苦於實未有所見者剽說雷同為聲利計以病吾道方欲通古今為一書使有志於道者猶可推源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容易下筆也嗚呼先生此志未酬而天奪之矣豈不為千載之恨用備錄師言揭諸篇端以著先生之志亦因識吾儕小人後死者之悲有宋嘉熙歲在鵠火辰會大火門人巴郡稅與權掩袂書於武林之孤山

范成大成都古今丙記序

前記趙清獻公作於熙寧七年甲寅凡三十卷

蜀之始封及分野梁益州劍南西川成都府屬郡縣得名之所自廢置因革之不同攷之詳矣後八

十七年當紹興三十年庚辰王恭簡公續為之記
有辨其差誤附益其未載者二記今皆存續記之
成距今纔十有八年雖事之當書者不至甚夥然
恐其日月寔久來者難考乃蒐耳目所及者繼書
之名曰丙記其二記
已載者皆不重出云

胡元質成都古今丁記序

成都古今記起自熙寧
甲寅前帥趙閱道集之

凡三十卷後八十七年當紹興庚辰王時亨復為
續記二十二卷廢置因草纖悉巨細靡不載也又
十有八年當淳熙丁酉范至能復為丙記十卷距
時亨去日未遠雖不至如前續記之多然二書之
所不及者則加詳矣予以是年秋代匱帥蜀四路
兵民之寄實在焉蜀久困於征輸權酷之額雖減
鹽茗之課猶重與其他邊防民政事所當行利興
害去皆有端緒可覆而考也居三年綴為丁記二

十五卷粗成一書惟沈黎蕃部驛騷踰時方定變之所起以迄無事隨宜措畫本末具存姑俟論定別為一編合成都四記而觀之往事遺文得過半矣

表說友成都文類序

天地之祕藏發而為名山大川之秀靈敏而為文章

華藻二者相為頡頏而光明焉也兩京三都之賦摹寫天地繪繡山川約道德揆天庭潤金石諧韶蕩與乾坤造化周流盛大於宇宙之間千百萬世下而知有兩京三都者以此文也然則天地山川而可無此文哉而可以不傳此文哉益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觀絕景仙遊神跡一草一木一石一壑名公才士騷人墨客窈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間何可一二數也凡此者予來三年亦既畧略矣或曰兩京三都以賦而傳使無傳焉斯文泯矣然則錄漢以來其文以益而作

者今獨無傳可乎有益都斯有此文此文傳益都亦傳矣爰屬寮士撫諸方策裒諸碑識流傳之所贈矣友士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折法度極炫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彙輯焉斷自漢以下迄於淳熙其文篇凡一千有奇類為十一目釐為五十卷益之文茲備矣嗟乎後世之士豈無浮沆相由巴蜀缺如司馬子長者乎豈無上瞿塘過夔梓賦雲錦如杜少陵者乎又豈無自西蜀歷荆楚棲遲山水間如田游巖者乎倘復得如二三公者而訪斯益擊斯文馬則知清寧闔闢至大至廣之內而有所謂蜀蜀六十州亘五千里之內而有所謂益益都無量江漢炳靈之內而有所謂大者其不在此書乎是書也而有傳焉庶幾乎無負於益慶元元年二月望日謹序

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

序曰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

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為草堂以居馬唐之史記前後抵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攷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為叅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懼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涼畧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

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考先生去來之迹云

朱熹南軒先生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

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建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張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髮之辨蓋有出

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
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胸次而無一毫功利
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
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
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
其故藁得四百篇以授予曰先凡不幸蚤世而其
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
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
為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
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
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
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
多有可傳者方將為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
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鄉
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
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

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此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自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兄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或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感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叅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豈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為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別所傳錄敬夫蓋不喜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其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

日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亮舜吾君而不愧於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新安朱

熹謹序

秦觀送馮梓州序

上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二人故龍圖閣直學

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日除
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
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
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種古以寧守史籍變其
與羌獄上書訟寃其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
疑之即寧州置獄而馮侯以御史推擇實奉詔往
訊是時高平公坐言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
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為懼及馮侯名對神宗
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事然范純仁為時
名卿宜審治所以遣使者政恐有差誤耳即賜緋

未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度帥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不悅及考按連逮熟荒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侯章於是藉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快未幾高平公復為鄰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事者意亦竟罷去由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定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聖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不悅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為姦始終巧請至於抵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

事之臣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為能無恙而高平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於慈孝佛寺又將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述舊聞並以嘗所感數者為序贈之

張愈送張安道赴成都序

淳化甲午歲蜀寇亂今六十年矣無知民傳聞

其事鼓為訛語諠譟震驚萬口一舌咸謂歲次於某則方隅有不幸然自春抵夏未嘗有毫髮驚秋七月蠻中酋長以智高事聞於黎轉而聞之益雲南疑若少動歲凶之說又從而沸焉縉紳從而信之焉西南一隅朝廷重憂之矣天子於是命我公來帥以全蜀安危付之蜀世有貨泉儲蓄為用自

昔王室不綱則權臣因而據有是知蜀之可疑而不知蜀之順逆繫中國盛衰也彼乘釁而起因危而守者延頃刻之景爾王衍孟昶輩是也方今主上神聖法制純一恩霽德流浹民骨髓擇守而統之制兵而維之蜀固不足疑也而歲凶之說其奚怪乎且蜀自偽昶納土而後朝廷以為新國凡百號令撫而有之郡縣之政姑息苟簡三十年間弊寔以大淳化之際經制燼矣賦稅不均刑罰不明吏暴於上民怨於下武備日廢而不知講盜賊日發而不知禁是故野夫攘臂以取州邑其易如卷席然則甲午之亂非蜀之罪也非歲之罪也乃官政欺懦而經制壞敗之罪也今則不然賦無橫斂刑無濫罰政無暴民無黨力於農則歲豐工於業則財羨惟安和是恃惟嬉游是圖甚者以至外畿寒而兢逸樂倘繩以賞罰而驅之於盜不忍為也上兵之籍於郡者大率柔而多畏冗而不足用煖

衣飽食務完其生以保其妻孥一夫大呼而覲其
從不能為也東兵之來戍者以為休息地至則約
其服食貸人以緡錢而享倍稱之息加以法制素
定悉所凜畏一有小過刑而歸之謂其有蒙不敢
為也今觀於時則大異驗於政則甚和審於民則
自安度於兵則無狀而曰雲南可慮斯又不然矣
大理至南詔南詔至益地相去數千里山川之險
阻從而可知然二種雖大皆順服之國也朝廷亦
嘗有恩以縻之今乃捨郅莪之常居附遁賊之餘
黨歷險隘之遠道以謀入寇彼雖蠻夷亦知其迂
而不為也竊謂蠻夷之性好詐而貪利邛部諸蠻
平時以馬貨我朝廷務於懷遠所憤必倍彼類亦
喻其急得非仗寇之釁矜己之忠而激我以忠與
必謂之詐備或闕焉必謂之信其訛尤甚信與詐
置而勿論可也然則問闕之語不足信雲南之警
不足憂今之好怪者必曰歲當然無乃溺於用數

而昧於知幾乎驗之以人事甚明也甲午之說誠
誕矣公為國巨賢德業濟時局廟堂之才而施設
蜀如戶庭爾必有以撫御
統鎮之道而置之以安也

魏了翁虞忠肅公奏議序

古之人決大疑定大事
惟義之比焉他無所問

也其次則比利害得喪而言之其次則取必於智
謀之末以求成於功利之下者耳咸無徇國惟身
是謀此鄙夫壬人又所弗論也齊壬不君陳氏篡
弑沐浴而請討此義之正也傳以魯衆齊半之說
則以衆寡言矣滕地偏小楚齊馮陵効死而弗去
此義之正也賀於事齊事楚之決則以彊弱言矣
衆寡彊弱何可不計然本諸義理之是非則事功
之利害從之本諸事功而不必皆義理之正者有
矣是故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正誼不謀利明道不
計功自秦漢以來惟有董公能識此意後此則如

諸葛孔明者蓋亦庶幾乎自吾有金雞其是非利害果孰在邪讎恥所當雪分義所當明此萬世之正理以是非斷也持此說者固不為無人惟宗忠簡李忠定張忠獻胡忠簡實首立正論之幟而能始終不渝者也謂安安可說謂屈辱無傷謂畫江可以自全謂得地不足以守此一時之私意以利害言者也羣而和之者固不為無人惟耿南仲秦檜湯思退及史浩實倡為邪說之祖而劫以必行者也然而百六十年之間正論數詘邪說常勝蓋所謂邪說者不惟奪於一時之利害又有忠失之私焉虞忠肅公出乎諸老垂盡之餘獨能奮不顧身以壽正論之脈始謂敵必渝成又策其道所從出建益兵備明年則敵果以重兵壓淮西我師既劬敵乘勝薄牛渚而陣金湯侯刑馬誓師金鎧朱旄以麾此何等氣勢而大將劉錡王權既罷李顯忠遠在池陽成閔亦未至我師無所附麗各鳥獸

散於斯時也顧欲收合餘燼以決一戰如以利害
言則衆寡彊弱不敵非素拊循士大夫與越國遠
鬪者亦不侔如自謀則公不過受督府記搗師且
趣大將建旗鼓耳戰守何與已事公非是之問也
公知有義焉耳破敵之明日諸校効首虜休而顯
忠至公若可以自脫矣乃又以所不足慮者付顯
忠而身將將士馳至京口則敵騎果已薄瓜州知
我有備勢不得入卒走死向使公外顧利害內休
得喪則敵之濟江久矣由是受任遠欲長驅以信
大義出蔡以晚陳出襄郟以襲許出汝以逼洛出
嵩毓以震河東出商野以圖陝西規摹分畫具有
顛末聲氣所撼關河響應不幸而棄地事讎之論
自大官唱聲和者莫敢不一然公與張忠獻公不
謀同心猶以區區筆舌力撻羣議而奪之氣唐鄧
海泗與郟西新復諸郡在廷公卿皆曰可棄公曰
必不可棄忠義歸正之人俘獲流亡之人在廷公

卿皆曰可遣公曰必不可遣凡事體所關苟不吾以則連章累牘多者不下十有八九少者亦六七疏不得其言不已也公非以必勝為諒也大義之不可泯雖小小利害得喪之私舉不足以易之也抑又有甚難者使公當軸處中而孤立寡與猶懼弗濟而所謂棄地遣俘等事不過以孤子之蹤邈在外服乃肯與在廷公卿得君行政合黨締交者爭辨弗置蓋朝諝而夕替所不遑恤吁其果難能矣哉天未悔禍封寇崇姦正論覆遠大機屢失公亦自知時不我與而其精忠萬諒惟知有天下之正理而不恤乎他則所以維持綱常開警頑懦庶幾為將來之補者蓋與張忠獻公後先一揆為功未可以淺近計也某生也不蚤不復趣拜下風而嘗竊從薦紳大夫習聞公之賢德且與公之孫剛簡辱在親友既不度其不佞為公輒作家傳剛簡適刊公奏篇自叙梗概以屬起居劉公冠其篇首

又俾集中述其義竊以自幸迺不果辭嗚呼宇宙大物也豈計功求獲於知謀之末者所能用之是書若行將有發於其言而見於行事者公未為不盡用云

吳淵鶴山文集序

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為最正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

厚蒼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而文章亦無慮三變始也厥五季之萎簡而崑體出漸歸雅醇猶事織組則楊宴為之倡已而迴瀾障川黜雕返樸謹議論勁風節要以闕世教述國體為急則歐蘇擅其宗已而漁溪周子出焉其言以道德而語文之能藝焉耳於是作通書著太極圖大本立矣餘有所及雖不多見味其言藹如也由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根西銘見仁體通鑑精纂述擊壤豪詩歌論宗王朱而講說呂范可謂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後生接響謂性外無餘學其弊至

於志道忘藝知有語錄而無古今始欲由精達粗
終馬本末俱舛然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亦豈周
子之所尚哉此子於鶴山公之文而重有感也南
渡後惟朱文公學貫理融訓經之外文膏史馥駢
情雅思體法畢備又未幾而公與西山真公出焉
予生晚不及見考亭之典刑獨幸接二公之緒論
歲在丙申公假督鉞道吳門子辱知於真希元故
讀公詩文為尤熟公沒十二年而近思堯愚公之
二子也葦遺稿刻梓用傳屬子序之竊惟公天分
穎拔蚤從諸老游書無不讀而見道卓守道約故
作為文率深衍闕暢微一物不推二氣五行之所
以運微一事不述三綱九法之所以尊言學必致
知力行言人必均氣同體神怪必不語老佛必斥攘
以至一紀述一詠歌必勸少諷多必情發禮止千
態萬變卒歸於心及究其所以作則皆尚體要而
循法度浩乎如雲浮空而莫可狀凜乎如星寒芒

而莫可干乃天不假以年故所可見者
文而已惜哉淳祐己酉夏宛陵吳淵序

元費著成都志序

成都居全蜀上游其名稱自漢
始按禹貢蜀為梁州之分岷山

導江東別為沱今導江與沱名縣鎮於成都此三代
而上地志之見書而不可誣者文王之化行乎江
漢之域江有沱詠於二南之先然漢統之江以朝
宗沱附於江以起興江首四瀆歷代祠其神於成
都故成都為江之源而荆揚之江特其委爾考禹
迹聲教之所被稽文王美化之所行徵諸武王述
矣西土之誓言論全蜀而沔源於成都上游之導江則
孰有逾於詩書之為可信而有據哉謂三代而下
秦惠伐蜀而後得與中國通文翁興學於成都而
後得與齊魯比不端本於夫子刪定之經惟遷史
之言是信亦學者之過也若周衰而諸侯畔蜀據
阻自安職貢廢而文教弛秦惠伐之而後道路通

大翁興學而後風化復斯可也捨詩書斷自秦漢以論蜀則未可也全蜀郡志無慮數十惟成都有志有大類兵餘版煨莫存蜀憲官佐搜訪百至得一二寫本迺參稽訂正佳就編帙凡郡邑沿革與夫人物風俗亦槩可考焉遂鳩工鉅梓以廣其傳若文類之詳則有待於後之好事者至正三年二月

月費
著序

趙宋周易折衷序

易該象數理未作之前其體因象數而立既作之後其理因象

數而顯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為天地自然之文象數之大原也二圖之象皆九位故伏羲則之畫為長短之九畫成乾坤二卦之小成由乾坤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左右交互而觀則兩卦得十八畫二九也是為先天圖邵子所謂交易之易也文王則之變伏羲之卦次

分上下之二經上經卦三十下經三十四以一反
一覆而觀除八正卦外五十六卦只成二十八卦
上經得十八卦下經亦得十八卦二九也是為後
天易程子所謂變易之易也或曰伏羲既因象推
數而作先天交易之易矣文王又因象推數而作
後天變易之易何哉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
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子蓋謂文王當殷末世
憂患而興此易也曷為見其憂患今觀後天反對
卦如泰反為否剝反為復晉反為明夷夬反為姤
既濟反為未濟舉一二以類推則文王實憂慮天
下後世陰陽禍福之相為倚伏治亂安危之相為
消長君子小人之相為進退只在一反覆間故示
人用九扶陽而抑陰為君子謀為不小人謀為
轉移造化之機此上下經所以皆寓用九之意豈
出於聖人之智巧皆倚天地自然之象而加一倍
焉耳自古聖王之致治皆用九如舜命九官禹之

九功九叙九歌是已是以周公作爻辭於乾坤首發用九之義夫子翼之曰天德不可為首也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於九曰天則其可過哉過則其亢矣又於大傳三陳九卦以明文王處憂患之道上經取三卦而陳之用一九也下經取六卦而陳之用二九也此夫子因數推理而作十翼也嗚呼易更三聖而象數義理始備自夫子歿千數百年論易者各據已見泥象數者流於詭怪說義理者淪於空寂而聖人憂患作易之旨昧矣至宋有康節邵子推明義大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著伊川程子推行夫子之意而卦畫之理明武夷朱文公作本義釐正上下經十翼而還其舊作啓蒙本邵子而發先天雖本義專主卜筮然於門人問答又以為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故愚以為今時學者之讀易當由邵程朱三先王之說沂

而上之以會義。夫周孔之心，庶幾可與言易矣。然邵子無易解，其說僅見於觀物篇。故愚是集以程朱傳義為主，而附以鄙見。問亦竊取先儒象數變互以資發明。雖然，俗士口易，賢人體易，聖人忘易。孟子著書未嘗及易，邵子以為易道存焉，且以為善用易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嗚呼！韋編三絕，企東家之無過。靈簡百年，慨西伯之有憂。愚雖衰老，願就有道而正焉。後學潼川趙采德亮謹序。

吳澄六經補注序

先聖王之教士也，以詩書禮樂為四術。易者古策之繇，辭春秋

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為六經。經焚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幸而未亡者，若書若禮，往往殘缺。惟詩與春秋稍完而已。漢儒專門傳授，守其師說，不為無功於經。而聖人之意，則未大明於世也。魏晉而唐，注義漸廣。至宋，諸儒而

經學為極盛矣程子之易立言幾與先聖並然自為一書則可非可以經注論若論經注則朱氏詩集傳之外俱不能無遺憾也後儒於其既精既當者或未能瘳味其所可取則於其未精未當者又豈人人而能推索其所未至哉予嘗於此重有慨焉而可與者甚鮮也蜀儒黃澤楚望貧而力學往年初識之於筠今年再遇之於江讀易詩書春秋及周官禮記悉欲為之補注補注之書未成而各經先有辨釋宏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宛竟謹審灼有真見先儒舊說可從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用功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為之大快乎楚望不輕以示人而德化縣令王君乃為鼓棊以傳予嘆美之不足因以諗為學者蓋於諸經沉潛反覆然後知其用功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

事韻擷英序

昔歐陽公蘇老泉王荆國諸人以韻然銷魂惟別而已八字分韻賦詩送

裴吳江蘇得而字其詩云談詩究乎而荆國就席擬賦二篇一曰風作鱗之而一曰兩忘我與而滿座駭服宋以前和詩和意不和韻至荆國東坡黄山谷始以用韻奇險為工蓋其胸中蟠萬卷書隨取隨有愈出愈巧故得以相矜尚也倘記覽之博不及前賢則不能不資於檢閱於是詩韻等書然其間往往陳腐用之不足起人意江州路教授西蜀張壽翁所編事韻擷英削去陳腐之字而皆奇險之韻荆國嘗謂晏元獻公用事的切後見其類彙乃知其有自來纂輯之書亦不為無功也壽翁此編可為賦詩用韻之助其功不既多矣乎置一表則人人皆用奇險之韻何異於王蘇黃三鉅

公也

篆書序

秦隸興而篆書廢漢四百年莫有能者觀於漢代碑刻可見矣三國六朝間亦無聞

馬唐三百年字當塗一人而已自秦丞相建於宋初蓋千年僅有徐騎省以能繼當塗自許何斯學之寥寥也宋人能篆書者頗多於唐蜀魏文靖公至今為人所稱陳伯英魏公鄉人也游藝之暇及此所書千字文體整潔真可上希文靖者夫陳之先世少師公於蘇文忠公為大父行叅政公當宋南渡之際以詩名家咸淳季年別院省試春秋第一人伯英季父也一家文學之傳不絕伯英名瑛

受朝命為
郎教授

魏文彞鶴山雅言序

伏惟先高祖秦國文靖公事宋穆陵以正學直道任斯文

之寄天下不敢以官氏而稱之曰鶴山先生休光懿德槩可想見矣立言垂訓以私淑後人者有九

經要義鶴山大全集易集義此三書昔刊於藏之
學宮已行於世其他如周禮折衷經史雜批觀物
經世說與夫門人所記師友雅言等篇尚藏於家
近吳郡金伯祥父即文彞所藏雅言命子鏐繕錄
鈔刻諸梓以廣其傳俾宗族鄉黨咸與觀焉何其
幸歟是則前輩之紀聞伯祥之好義同為不朽云
時至正二十四年龍集甲辰夏五
月甲子六世孫文彞百拜謹識

張盥釋奠儀注序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
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

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無詳
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巾明
至於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做而行之能
通其義者歟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舍魯奚
適闕里昔羅兵革宮室荆榛蓋二十年牲殺器皿
衣服不備勢使然而儀章度數同多可議者象

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扶劍未之有開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為主馬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四十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堦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為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為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壘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入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賓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庭與主人俱弁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於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甚無微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衰

為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會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雲雷雨之祀庶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不徒遵豆之事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麗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并藏孔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虞集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

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為率若傳注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宿分不得休以為常持身以尚孝友悌忠信厲節義為事其為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得從於程周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疎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

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此其大概也集與舍弟未髻鬣先君攜之避地嶺海諸書皆先君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傳從祖父祕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一二人在焉一人為故宋樂安縣丞黃某予同鄉人也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饑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治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君嘗勗某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魏氏子孫在吳都眉山平丹陽氏在天臺或在武陵桂芝程氏在

安吉學齋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集在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攷問而士友之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乎至治壬戌集既脫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予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丹公為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嘗為太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覲養乞遠方一巡檄以去集知其情不敢以館閣薦留將行求一言以叙別念無足為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為學之說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者而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

老矣茂元尚有
以勗予也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恩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
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以世

臣宿將倚勢狂悖阻險為暴潼川杜巖肖一布衣
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
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
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
被重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
生為掾行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
異憲臺騰狀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
已即西還人或謂生宜少留朝議必有以處忠義
之士者生曰吾以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
嗚呼君子之所為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
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
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

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
今日之事御史言之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
夫避之謂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不見用自係朝
廷弗係杜矣僕執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勿書
乎非特為鄉
里之有生也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
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

凋謝流風餘韻其存者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
大父王大父世以春秋授巍科登顯仕有譽聞於
當世於同郡楊氏史氏程氏家氏門戶相望互為
婚媾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郁乎故鄉近古之意
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
不以官卑祿薄為嫌意氣濯如也藹如也至治壬
戌予適吳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
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方為吳學正得從容焉

而茂元有悼亡之感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閣一巡檄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馬又忽以別意子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不以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丹揚公遺文將從官下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至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遺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為別

明彭韶四川成都志序

郡邑之有志猶國有史家有譜一時雖非所急百世之下

終賴之蓋求修己之要治民之本志若無取焉然於指疆理之分合考致治之因革鑒人才之得失與夫民情風土往迹舊聞皆於是乎徵志總可無哉况善學者即事反己未必無助也成都古有華陽等志久而失傳宋熙寧間趙清獻公再知成都始則修古今事為集記紹興間制置王恭簡公再

集熙豐以來事為續記至淳熙間范石湖胡長文
二公相繼帥蜀又集南渡以後事為丙丁二記丙
丁言者意以集記為甲續記為乙且次第以俟後
人於無窮也凡事目創於集記後三記皆祖述之
四記者今皆行於世二十年之蜀中更變故事得
不泯者四記之力也自後迄於宋季至元氏二百
餘年無有纂修之者我朝宣德初故少宗伯五羊
陳公庭器來為四川憲使乃修成都府志於古事
採四記所言而約之於今事依官修國志而新之
其於淳熙以後至正以前之事則未暇補入亦無
序文凡例可指蓋未成之書也陳公文行高雅善
於著述豈以當時召入之遽而止歟適又五十年
矣成化丙申春襄城李公勉及韶偕處藩憲相與
慨嘆之事若緩而急不可終墜乃延禮致仕紀善
蔡君士紘貢士徐君山甫重加纂集韶於餘力亦
為考校間附以鄙見論序一二至是粗完凡二十

五卷其義例頗與集記不同不敢以戊己為差名曰四川成都志惜李公擢貳內臺無從而就正也遺外之答其得而辭諸

楊孟瑛序鄴都志目錄

右鄴都志目錄孟瑛所次第武王賜太公履東至於

海西於河南於務陵北於無棣孟子亦曰域民以封疆之界益都分土畫而為邑以是為守也故首疆域疆域之內有山有川故次山川山川險阨邑恃以固故次形勝九州皆有分星不以是辨野何以察妖祥故次星野世易物改則邑有併有割故次沿革邑以民為本故次戶口有人比有土故次田賦有財故次土產山川土田戶口貢賦必治以官故次官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與民守之故次城郭街與坊巷皆城中之途市則鄉民市買以粟與械器相易所謂以羨補不足者也故次街市坊

巷城有坊鄉有里所以區別民居故次鄉里郵驛
宣令津梁通往來皆政之不可闕也故次郵驛次
津梁政有所宜先莫如窮民故次惠政歲有豐凶
不可無備故次荒政足食足兵事相維繫故次武
備民為貴社稷次之故次祀典民治神事政具修
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次學校科貢則學校所成
也科貢茂才異等或行業名世科貢之英也故次
人物教化興行賢哲作則則風動於上習變於下
故次風俗風俗大都以廉恥節義為重故次貞節
次隱逸然必一邑之間得賢長貳為之父母師帥
休養以厚生化導以敦俗乃有賴焉故次名宦推
封以勸孝賜高年爵所以敬長者風化之餘世改
人亡遺跡未泯皆人物之餘故次恩典古蹟次丘
墓次樓臺惟老釋之教於吾道別為一端故次釋
老次所以紀一邑之事詩則咏歌之名也故以為
終惟邑有志猶國有史史掌於史官曰有錄歲有

紀代有書郡邑得人則志修否則廢廢文則事皆
逸文獻不足徵矣豈細故哉吾邑之志毀於兵燹
且百年成化甲午教諭陳先生獻嘗有事編纂未
脫稿滿去弘治丙辰麻城明侯紳雅意修輯請於
郡宋公甫公以屬孟瑛廷長壽孔蓋臣與同事由
是撫實於稗官質疑於故老事以類分例以義立
類例之端各著臆說雖才乏三長而事備條目覽
疆域則見經畫閱廢置則見盛衰稽戶口田賦則
見貧富考風俗人物則見政教吾鄉之文獻蓋庶
幾焉凡治邑者取一編置案牘之間仕優而讀之
因文以求義因事以求鑒興廢補敝因革從時吾
民尚亦有利哉某成足書板行十餘年矣常自病
寡陋況多闕遺備官天府特乘餘暇
刪定而更刻之序此於目錄左方

劉瑞夔州府志序

夔介雍及荆古梁州之東激由
岷峨而下山川流峙若堂奧然

變其門與而峽又門之隘而高者峽口有堆曰豔
瀕孤根峭骨獨抗奔濤於終古而諸石牙撐角觚
者奴耳左右二山曰白鹽赤甲碑砢倚天而售竒
獻巧如峙三峰者其兒孫乎此豈徒哉乃剛柔之
變結而為千城以闔夫參井之靈孕府治實臨是
微亦雄矣府下有縣曰奉節曰巫山曰雲陽曰萬
曰達以至於建始名凡十二縱橫無慮千里其間
沿革顯晦地勢人物丕績異行風俗食貨與夫古
今文字未之或無不志其誰以傳洪武辛酉改州
為府到今無方策可考闕事孰大焉正德己巳臨
川吳君顯之起進士冬官郎中出領夔牧視篆餘
慨厥心已顧賊起兩川戎馬騷屑弗暇越壬申林
見素公殲賊殆盡而民沆稍康君乃移札十二縣
俾咨訪所當書者以至聘文士彙次成志將鈔梓
屬子序焉嗚呼夔其有光也繼今閱是志而知吳
君此舉衆弛畢張雲布星列應斂謀言曰有是哉

夔也可忽諸凡形勝交會神摩氣溢而偉人迭出
焉其志固不止此人稱吳君興學慎得節財重興
典而膏澤乎民者良厚斯足徵
矣嗚呼夔其有光也夫故序

周洪謨送年秉常先生序

予叙郡人物自漢以來
兄史傳者固非一人惟

宋程公許忠信孝友出於天性史深褒之特以抗
直不阿故屢遷華秩而輒屢斥然而公許始終一
節不變所守雖古直躬之君子蓋不過焉今秉常
先生公許里人也其才敏迨公許而直諒亦似之
永樂乙未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五經諸子百
家之書靡不讀而過目輒成誦一時輩行皆多其
博洽自以為不可及暨授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
未幾有忤權貴銜之中以法謫戍遼東繼徙張掖
棲遲二十年於今矣邊帥以下皆器重之先生砥
礪日閱經史至忘寢食暇則賦詩草書故其詩益

工而草益精近歲為邊帥所薦始復其冠帶仍給
事邊闕頃之以公務來京師既而與故交留詩別
縉紳大夫和之者凡若干首茲復以使至乃集詩
而俾子序之嗚呼先生久絀矣信孟子所謂困心
衡慮而又甚焉者也讀先生之詩未嘗不為之於
邑而慨者或謂其悲悽之至殊不知三百篇之可
以怨者皆出其性情之正而無尤焉先生之詩亦
猶是爾古之君子內舉不避親外舉不棄讐安得
若人者起先生於荒陲乎況今上勵精致理下詔
求賢不棄側陋倘有薦者則束帛之徵在旦夕焉
因書此
以識別

陸欽青忠惠集序

洪武間蜀人青文勝尉龍陽恆
高皇帝初定天下稅額撓令者

往往中禍尉慨邑土沮如不稼賦重而民逋也邑
將地矣矣尉為遂叩闕抗疏三上不報經於登聞

鼓下上憐其忠減邑稅大半邑人思其惠為祠祀
之其子孫遂家焉憶余昔備職史館知青尉名暨
官楚中楚之大夫士每談尉事至感激悲愴不能
自遏惜未考其蹟也今年春歷龍陽采詢邑風咸
籍籍頌尉如新田夫野老語及有垂涕下者曰吾
邑微尉且無隹類矣嗟乎尉不負民民亦敢忘
尉哉青子時中者尉五世孫間持遺愛錄請序予
曰愛能忠矣忠曷敵焉忠克濟患維爾祖攸行遂
更其名曰忠惠而序之序曰古稱循吏治國如治
家愛民如愛子斯言至矣然未聞肖子為其家以
捐生慈母為其子以委命則尉之為國與民又有
厚於顧其私者斯循吏所難能也可不謂獨行與
雖然大勝一尉職耳當其稅逋民移邑苟不支必
有任其咎者尉乃奮然以身當之至忘疏楚之分
冒難越之嫌抗孤直之詞觸阻撓之禁試履啞之
危犯五大不避艱難一死而求濟焉非其忠愛惻

但根乎天性未有不後於物者易曰良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肯尉庶幾有之嗟乎殺身
事易及民功難死而無補奚用死為若公之死有
史魚之直而迹過其烈有郇模之誠而功過其實
廟食百世宜矣是故讀忠惠祠錄而不惕然敬慨
然悲泣然流涕其為吏也必不良其為臣也必不
忠則是錄之作可以勸矣亦可以愧矣錄舊本多
錯冗余稍為更定首像贊公檄次傳記諸文次詩
釐為二卷付
時中校刻云

趙貞吉內外二篇都序

或問曰子曷編古今書為內外篇也曰子意在備經

世之法俾願治之主有所採擇耳經曰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一焉王即經世之主也其位為統其臣
為傳其令為制其事為誌其道為典其德為行其
才為藝其技為術譬之於車輪轅輻轂軸蓋箱一

不備非完車也能知七部之書皆以贊治而固其
統也則於經世之法如探果於囊走丸於坂亦易
知而易行矣或曰若此善矣曷為贊以出世通無
序乎答曰出世通西方化人之書也先秦之代聞
化人之名未睹其書也至漢明帝世書入中國漸
多漸奇英辟哲臣譯而保之於今六十餘卷矣閱
深辨真與儒墨之倫分光而並壘既云善拾遺聞
可獨棄此而不錄乎烏得為贊且子亦聞出世義
乎化人知法以浮生鼎鼎百年勞蘊為世也往者為
過去世續者為未來世三世流轉未有涯際而至
人常住之心不與之流轉也此謂之橫出三世也
又此世者五濁混混名為欲界升之為色界再升
為無色界然升者復墜墜者復升無已時也而至
人常住之心不與之升沈也此謂之豎出三世也
界即世也夫俾經世者得此常住真心而用之於
化理其益豈小哉烏得為悖或曰然則曷為外之

也曰內外者主客之謂也經世為主出世為客化
人之道旅泊三界身世如寄其於世也非客義乎
譬之家居為主人出遊為客子內則為主而外則
為客也此就一人而喻也又譬之家有二子馬一
耕而一釣則耕者名農而釣者名漁農在鄉而漁
則在疆矣其地與業固在外也非有意於外之也

史業二門都序

客問曰經世通分史業二門何也
答曰經世通者史氏掌故之書也

統傳制誌史之綱而紀事之方也典行藝術業之
常而記言之章也史有綱而業有常則體有宗而
宗有眼故化理可稽而道術不裂是謂史之良也
經世之主其能舍諸客曰子學道者何以史自居
噫是烏知六經之皆史乎又烏知仲尼為史之聖
乎六經屏言之宗也仲尼萬世之眼也班固陳壽
以下不足與於斯言也司馬子長自謂百代史官
亦有意於尊孔氏明道術矣措也統典未建傳行

不彰制誌鬱而不明藝術漏而不張務多而不要其宗好竒而未具夫眼者必亂也烏能原化理而究道術哉予為此篇臚以八部攝以二門求免此散亂之咎已耳是故臚以八者常歸諸二也攝以二者常求諸一也容未達請詳示之答曰今夫經世之位為統輔統之功為傳上所出令曰制下所建事曰誌攝於史者其體恒異而同歸於記事之宗命世之訓為典翼典之德為行久習而工曰藝得訣而妙曰術攝於業者其體恒異而歸之記言之宗是謂臚以八者常歸諸二也故知苟得其宗雖愈多而不散若夫史所攝體雖異而眼在於統統建而天下之治出於一治一則外王之法行而傳制誌皆隨之一矣業所攝體異而眼在於典典建而天下之道出於一道一則內聖之學明而行藝術皆隨之一矣是謂攝以二者常求諸一也故知苟得其眼雖愈竒而不亂容曰何以明之曰子

亦知用師乎善將者虎韜數明則兵益多而益善
此不散之喻也子又知博奕乎善奕者馬自兒成
則碁愈劫而愈活此不
亂之喻也容曰唯唯

劉文簡文集序

初予入史館求文簡劉公集甚勤
而不得見越二十年今始見於金

陵公之家孫宗之新刻於寧國本也初公領蜀解
以成化丁未進士第二人入居太史當是時合州
鄒公汝愚亦策入等為庶吉士蓋一年而得蜀二
奇士文章器業皆甲於時云無何郝公以災變應
詔抗疏斥責臣遂謫以死死時年二十四歲耳公
則雍雍侍從館閣且垂三十年至太宗伯卒於位
當武皇之末年幾入內閣秉政矣有所歷不得上
故世皆知公遲蓄俟時未竟大施以為臧馬嗟嗟
乃若指意所存則畧具是書中矣向予求觀公集
冀覩其文米耳今稍涉世變處憂患知世所以盛

哀之故也又嘗竊求公指意之所在聞長老言先朝居法從禁林之臣皆尚質守法統統耳儼屋以居借馬以出醖數十錢而飲杜門簡交遊人人知自慎重循至秉用日尤避權勢遠形迹祖法國是心心目目畏毫髮離去即皇恐大罪不可赦潔清負重不事表瀑嗟乎若此即文事可知矣是時諸司勤於案牘止重吏事至著作盡諉曰此翰林事非吾業雖諸翰林亦曰文章吾職也而不讓質直厚溫暢正而無枝葉操觚指事辭若不足而氣常有余故當是時信道信度淳風大行海內充富將勇馬騰館無嫚書激無侵疆此亦世之最盛而得士之最效然也公蓋始終弘治正德之世矣盛極思變半合半離之會也今觀之集中彙括尺度不失耆宿文皆典實辭尚指要辯而不肆諸多持正長者之言詩興而諷無綺靡幽眇之習予不及見公由其言以探其志意之所存其與前所稱不合

者鮮矣倘公不亡得秉用於末年必能為之坊維不至如後之潰敗也悲夫士者世之所由盛衰也夫者又士之所由盛衰也故予觀公之文必先論公之世而惜其未竟於世豈過哉今論者皆咎郗公若不猝發後必大用於世徒悼悼無益嗟乎能必郗公之默則不死乎即文簡公紆徐退俟三十年孰不謂慎矣而亦營焉喪夜半壑中之舟也則又將誰尤乎士與世相值之難非一日矣郗公集往吳公獻臣刻於成都予嘗得徧觀之亦英發如其人嗟乎予小子敢忘諸先哲之美哉書復於吾友宗之以答其續述之勤也

余承勛遊我集序

蜀名山岷峨最著岷嶓則禹貢有之峨連蔡蒙乘載所不及故

無主名自夫有國志也峨眉與青城鶴鳴諸築嶂始昭載籍而秩次之固五嶽之遺也然靈峻險僻

游歌寡倚作賦如揚雄太冲景純諸子但稱之曰
絕限曰重阻曰為泉陽之竭寥寥此數語焉爾其
他則多望吟寄咏實未之窮探周覽盡峨之中所
有而取之故知峨者鮮矣乃憲察春山富公以所
著遊峨圖記與夫詩若干首授余讀之蓋守古渝
時所作也三復嘆曰古者因地括象故坐覽要害
限定策畫者尚夫圖山川異制故序名物述理蘊
以翼乎方志之編次焉尚夫記辨水土齊聲音各
因其性參夫化理而流通之風俗所由至矣尚夫
詩是故春山茲遊盡取夫峨所有而圖志聲歌之
三尚之美備矣自後擢憲按沈黎備豫陳紀遠
人懷綏乃慨夫邛崃險阻犯瘴霧而走集者疲且
病久矣乃審雜候程險夷議遠邇自越舊求西南
夷別蹊闢而治之分隄列戍捷孔道數百里以達
於峨眉之麓其民歌誦之蓋先圖定畫化理旁行
採風於衢路者皆於是乎三尚得之謂非壽邊之

助也邪是
以序其集

遊峨山詩序

峨眉不列於五嶽故掌域典祀弗及也然莫區冥奧限跡重阻自然懷新

覽異屏喧濟勝者亦鮮及之也閩侍御丘練塘子
巡於蜀所至攬述推表其山川馬乃西晚三峨近
在眉睫慨往輅之絕軌也乃曰廣川大谷異制民
生其間異俗遊歷而弗諮其周奚取於觀風乎遂
命驅車三峨之麓登閱計邃絕其巔以發皇覽也
則山河布象華夷陳紀出遐入幽烟雲盪目即其
中泉石詭絕仙靈所居琳瑯金薤之制布滿崖谷
練塘子乃曰匡廬洪嶂明遠宣歌天台神秀興公
作賦三峨之盛不減於廬於台多矣來遊其可以
無述遂占棕暢詠發為四聲英儔競調翩翩累帙
固將以搜三峨之秀異次之筆札矣是故採獲士
風行將宣其艱難括其險阻以為之圖奏於天子

若曰是可以綴禹貢周官之緒風人之體在是矣

陳文燭楊升菴太史年譜序

楊用修先生沒十八年矣余過新都收其

遺書十才一二也偶得先生年譜於友人朱秉器乃簡子紹芳所次年譜例編年而此直書往簡子布衣遊滇先生見其詩結交驩甚大都實錄云先生從子行人以義刻傳而屬予叙嗟乎士生不百年耳欲成名於千百年之後豈不難哉先生兒時過目成誦每一搦管萬言立就文忠公奇之見者呼為神童即少擬過秦論真賈長沙之匹也甫弱冠對大廷第一時正德卒未吾鄉李文正公在內閣有重名手先生策嘆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擊節賞之嘉靖初年上疏議大禮謫戍永昌四十餘年而卒於滇余覽茲譜蓋不知涕沾襟云先生敏慧天授又世掌中秘假之歲月廣履細旃從容啓

沃無論勳業式穀厥考即國家典章之盛當潤色而還之古乃使延搜窮探之志極於深山斷碑之間揚摧往邃彈射家約其著作四百餘種斯足蓋代矣憶公家子雲多識奇字先生風節不啻過之彼賞為絕倫者桓譚一人耳今宇內聞先生名頗為之執鞭片言隻字類皆珍之先生之名雖百世可知也昔蘇子瞻以不識范文正公為平生之恨而得序其集幸託名於文字間余思彙先生之言未為全書未能也

李贄楊升菴文集序

余讀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

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皆思於是乎前而生者猶冀有待於後世後而生者又每嘆恨於後時同時而生者又每每比之如附驥比之如附青雲則聖賢之生死固大矣余讀先生

大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閱諸序文而序文又不載。彼蓋以為序人之文只宜稱贊其文云耳。亦猶序道學者必大其道。叙功業者必大其功。叙人品者必表揚其梗概。而豈知其不然乎。蓋所謂文集者謂其人之文的。然必可傳於後世。然後集而傳之也。則其人之文當皎然如日星之炳煥。凡有目者能覩之矣。而又何藉於叙贊乎。彼叙贊不已贅乎。况其人或未必能文。則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傳而遂贊而叙之。以傳也。故愚嘗謂世之叙文者多其無識。子孫欲借他人位望以光顯其父祖耳。不然則其勢之不容以不請而又不容以不文辭者也。夫文而待人以傳則其文可知也。將誰傳之也。若其不敢不請又不敢辭則叙文者亦只宜直述其生卒之日與生平之次第使讀者有考焉。斯善矣。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終身不得一試。故發之於文無一體不備。

亦無備不造雖遊其門者尚不能贊一辭况後人
哉余是以竊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卒始末履歷
之詳如昔人所謂年譜者時置几案間儼然如
遊其門躡而從之而序集皆不載以故恨也况復
有愚人者從風吠聲以先生但
可謂之博學人焉尤可笑矣

張之厚楊伯子玉房集序

往予校士臨邛尺幅中
光怪陸離心甚異之首

拔則楊氏伯仲子也兩生一以神勝一以韻勝如
豐城電光相為雌雄不可逼視時予杖策登峨眉
仰接混沌俯視一氣巫峰數螺青衣一帶憶太白
登落鴈峰頭謂呼吸可通帝座恨未攜謝朓驚人
詩來予亦恨未挾兩生共卧白雲於霄霓間也及
撒棘則雄劍沈而雌劍起光輝輝暉業傾動一時
矣子乃懸藝國門靡不扼腕伯子予曰古有霄練
見光而不見影其近是乎已而召集署中與論上

下如呂梁噴薄天潢射注無所不有命賦鑿舟則按部選次波洄雲委千言立就予甚駭其博而嘆嚮者之知子猶淺也已而又閱所付殺青玉房集則駸駸駢選初唐合為一家言尤多所自得而未艾夫在蜀作者子雲而後乃有用修用修家藏中秘晚滯遐方始發奮而為日新富有遺膏剩馥露丐靡窮伯子崛起泥壤聲振琳瑯費用修之壘而拔其赤幟計自今以往學日益博著作日益富木鷄之養日益到靈鳳刷羽翛然萬仞誰得而天闊之哉子知子之神神則無所不變化盛德大業悉從此出子善刀而藏子姑志之以俟異日之知子者知子之不得為三巴有也

墓誌

唐蘇絳賈島墓誌銘

公諱島字閻仙范陽人也自周康王封少子建侯於賈因而氏

馬誼則大漢太傅寅則晉尚書由是徽音流遠祖宗官爵顧未研詳中多高蹈不仕公展其長材間氣起卓挺生六經百氏無不該覽妙之尤者屬思五言孤絕之句記在人口穿楊未中遽罹誹謗解褐受遂州長江主簿三年在任卷不釋手秩滿遷普州司倉叅軍諸侯待之以賓禮未嘗評人之是非丰骨自清冥搜至理悟浮幻之莫實信無生之可求知矣哉又工筆法得鍾張之奧所著文篇不以新句綺靡為意淡然躡陶謝之蹤片雲獨鶴高步塵表長沙裁賦事畧同馬攸望遭時來紫泥必降優游華省游泳清塗噫修短定期數豈能越會昌癸亥歲七月二十八日終於郡官舍春秋六十有四嗚呼歿未浹旬又轉授普州司戶叅軍榮命雖來於公何有痛而無子夫人劉氏承公遺言粵以明年三月庚子日葬於普南安泉山慮陵谷變遷刊石紀時絳叅公知己見命為誌詞仍為之銘曰

猗歟賈君天縱奇丈夫名高天下鶴不在雲
蚤振聲光高步出羣今則已矣馨若蘭薰

明劉讓璵安居祠柳玘墓碑

安居邑之太平里有唐
刺史柳公諱玘之墓焉

安居為重慶支邑重慶古渝州之地公始謫於渝
而遷於瀘二州鄰壤也豈遂歿於瀘而返葬於渝
抑豈嘗因官於是遂家焉而今乃其後無傳者歟
顧末罔所究但據唐史昔嘗撫卷於公而起敬焉
者適官於是而聞有公之墓能無情乎哉將請於
朝特立廟顧力所不逮奉我皇制凡郡縣名宦者
通祠之而邑未有是也因新祠遂奉公首焉安居
之有邑自成化庚子先是屬銅梁未有公祠公之
制行昭青史固不惜祠之有無而公之墓在是其
不可無祠者蓋亦天理人心之終不可誣者也夫
賢不肖者才也幸不幸命也是非好惡者萬世之
公也史載柳氏自公綽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宗

蓋嘗為將帥淫泆者沈之江嘗為京兆振肅朝綱是公縉也而公為祚裔又以門第戒子弟加勸勵則公之以道律身固忝乃先以倡厥後其為子孝可知也史載公嘗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故謫於外則公之正色立朝不為青蠅之阿附而以直道事其君其為臣忠可知也公忠孝人也其賢乎而卒不竟用以死命也豈直道罪哉伊周大行其志而孔孟老於行不耗已而正人者非有二途轍也就唐論之若宗璟佐開元之盛而卒以賣直疑陸贄之於德宗李絳之於憲宗皆始親而終疏猶委於直道無怪也至於房杜魏徵於太宗要亦非苟合取容者而其道無不售公所遇時為昭宗猶銳然有恢復志而決裂之勢既成也遂顛跌以至於無唐前乎此若裴度頗真卿云亡鄭畋又亡後乎此崔印之類是也則當時朝之人望固未有公先者舉昭宗一時用舍亦孰有愈於欲

相公一事使其然是否泰而剝復也而不累人為
公惜謂不少貶以有成豈其然何則使公得遇如
太宗相業豈不偉乎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孟子
之沮於臧倉而以前遇魯侯歸諸天故曰幸不幸
命也然歷五代宋元至於今千歲餘而公之清風
高節終古常新言柳公之墓聞者莫不興起馬一
隅之墟一抔之土云乎哉於以見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而為善者勸也故曰是非好惡者萬世之公
也而小人輩猶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讓與
既新公祠即公墓拜之斬艾荆棘之交道而立石
遂書此
為之記

余承勛修復宋蘇洵墳祠記

嘉靖壬子春臺史汝南喻公時按部眉山

夜夢與東坡先生接因謁三蘇祠為文祭之曰東
坡穎濱葬於吾鄉之汝穎間墓至今存也惟老泉

先生墓眉山故墟按歐陽公誌墓在武陽之可龍里豈為人所滅其跡久而無所考耶遂命其守楊侯秉和上下彭眉間求之竟弗獲議者謂東山十里廣福寺者相傳為老泉勅賜守冢之寺也即其地封而祠焉弗愈於終亡已乎不然潁濱墳院記有之廣福為先公文安府君墳側之積舍也距墳四里許翁初十葬得安鎮之山有泉曰老翁井墳距泉西南祇十餘步爾今之求老泉墓者舍寺而求諸泉近之矣侯乃度方里以詰其泉遂得之於石龍東岍之柳溝山中其山壯偉環抱泉至然出於兩山之間蓄為井翁謂墓書協吉為神之居其信然哉乃復得聯榔於山楹之下雖無埋辭翁祭程夫人文惟子之墳鑿為二室徵夫泉與穴信乎為老泉遺冢也若石龍者適在彭眉界中豈可龍相傳之誤耶侯因諭居民我弗爾罪圖別址以徙爾居我將治泉穴構祠宇乃封乃樹中然採之禁

於守家馬庶幾老泉之靈爽栖於此矣遂約其勞費以闢於臺使從之未幾祠成侯屬承勛記其事仰而嘆曰老翁井僻泉也自老泉而有開馬今老泉墓泯矣據老翁井而復得之翁之井銘曰惟我與爾遂終不泯翁與泉何其世相遭之奇也哉說者謂東坡頴濱若歸村翁所謂庶壬之穴則翁之墓至今存可也不然老泉嘗欲卜居河南貧不能遂二公蓋承其先志者今二公瑩域中亦有小眉山西望巖頤風景不殊又安知老泉之靈不往來遨遊於汝頴間耶至三蘇氏之所以存者歐陽公銘曰偉與明允亦既有文而又有子故其父子兄弟一時文名震京師其終也忠愛孝悌之節率可以表見於天下後世其存而不朽者在是矣又豈繫於一抔之土為蘇氏有無輕重哉若夫臺史之文章節氣視蘇氏異代而齊光者故其感契之深寓諸夢寐極意而推表之矣嗚呼佳城見白日而

滕公葬峽柳墮而王果復營斂之今老泉之廢井亦幾五百年而遇臺史封而祠焉非異數也已乎翁諱洵字明允號老泉其詳在宋史傳茲故畧是舉也憲伯陳公常道楊公守約叅伯鄭公光溥學憲陳公鑿先後贊成若吾鄉之少卿吳君嘉祥憲副弟承業亦嘗與泉誥馬識錄以為記

彭華遷葬宋濂墓記

金華潛溪宋景濂先生博極經史百家書終為文章奔放

雄豪與司馬子長馳騁相上下而理致過之在元時已負天下之望後退隱龍門山著書以見志太祖高皇帝於庚子之歲初定鼎金陵即遣使聘先生先生情然應詔一見即加禮敬尋命授皇太子經先生開導詳明且日侍上左右教陳大經大法及高皇帝定有天下凡所以立陳綱紀詔諭臣民定一代之法以垂無疆之休其超出百王永庇萬世雖出天縱聖人宏模遠識而贊襄黼黻於左右

者實維先生是賴先生之名薄海外內罔不聞知而列侍從被眷顧恩寵之隆無與比者晚有致政之命杜門山居不幸以孫慎得罪坐是遷於蜀卒於夔遂寓葬於夔府之西蓮花峰下洪武十四年五月也享年七十有二既而蜀獻王思其賢遷葬於城都之東二十里許賜田以供祠祀後百十有五年為成化二十一年巡撫都憲孫公仁巡按御史俞公振才憲使周公著臬諸公偕拜奠墓下四顧徘徊慨然興懷周公以地理家山水不環會上脈淺薄語同寅盍謀遷之僉憲潘公璋特啓於蜀王王慨然命善相地者卜吉地卜得其二其一宋承奉環已規為壽藏矣王以諭宋宋頓首曰臣經營生後計久矣且有居室數十間號淨居寺又有田園若干又有池塘竹木之勝今卜者曰吉可以遷葬宋學士惟殿下命臣不得而有也凡百可以供祠祀者並以奉祀臣不得纖毫有焉王曰甚善

周聞之喜甚手錄高皇與宋手書暨詰勅暨一時
名公卿贊詞以進王益感歎遂以是年十一月十
二日躬臨墓所命左長史蕭用平致奠且召其子
孫錫賚甚厚墳既啓棺漫散且朽幸遺骸尚在乃
易棺重斂以十二月十三日改窆焉廢淨居浮屠
像改為先生祠於以妥先生神靈周公走書數千
里至京師求予記之將勒之石以垂永久昔者文
王遷葬朽骨武王封忠臣之墓聖經賢傳特書之
以為美談今蜀王之於宋不獨封之而又遷葬焉
而又加祠祀焉於禮有之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賢王之所以興起民之不苟者固有契於先王之
盛典而克繼獻王之志無愧焉者於此亦榮見矣
且周憲使先舉其端宋承奉克相其成而郡佐寮
太咸欣然左右之無有齟齬於其間而宋先生之
靈遂獲妥於此歷千萬年其如存嗚呼先生
雖不克正首丘真可以瞑目地下無遺憾焉

復宋濂官爵祭墓記

天生名世之賢輔弼一代之治其德業聞望當時人重之

後世人慕之固有闕乎氣運而不偶然者也若翰林學士承旨宋景濂先生其人焉先生在國朝洪武間以長孫慎坐法謫居蜀之茂州行次夔門抱疾而卒旅窆蓮花峰下永樂間蜀獻王念其為開國文臣之首具棺移葬成都之東郊外積歲久之墓且為建祠肖像設主而祀焉門堂寢室傍室之制咸如禮高明爽壇樹木森焉凡拜祠下者敬仰而不舍去弘治丙辰蜀之按察司僉事王勅以翰林編修奉勅提調學校修舉遺典達之巡撫都御史馮公俊意謂崇有德報有功朝廷盛典也當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思得真儒裨益治道宋濂應聘出焉日侍左右而答沃之功居多命輔青宮而尊迪之績尤著用敷教化人材因之輩出俾典論思朝廷為之增重凡斟酌郊社宗廟山川百神

之典朝享晏慶禮樂律歷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耀功論次紀述之大悉稱上旨太祖稱其侍朕十有九年忠誠可貫金石由是觀之則澹誠當朝之勲舊可以與國咸休食報無窮者也然異鄉枯骨雖改寔於名藩而殊典寵褒則待舉於君上宜復其官崇之以祀匪惟表其學行妥其英靈而且激勵四方之人也馮公俊偕巡撫御史魏君英各述其意以聞且謂僉事拳拳懇切舉行至再固亟欲朝廷追褒耆舊以敦風化誠為有見上覽其奏特賜俞允復其官如故命有司於葬所祠堂內春秋依儀致祭嗚呼先生泯歿百有餘年矣一旦荷承休命而其名益顯天下士夫孰不交口稱快哉巡按御史榮君華劉君琬布政使鄭君洪漢按察使李遜參政葉贊李進崔陞副使劉璋黃濛參議沙璧喬縉僉事毛憲劉果曲銳張昂朱福胥謂先生之榮斯文之幸也不可無

紀以垂諸後乃諉之予嗟予小子烏足以形容先生盛德邪義弗敢辭故既述先生復官之由且序先生履歷之實先生諱濂字景濂金華人潛溪其別號也隱者張繼之謂其天分非凡誠意伯劉公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柳文肅公謂其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在元至正中薦為國史院編修固辭弗就特應太祖之徵擢為儒學提舉繼改起居注偶以疾歸上偕太子恩禮優渥未幾應詔總修元史陞翰林學士知制誥尋魚太子贊善大夫超拜翰林學士承旨比致政還家寵賚尤勝而褒封誥詞皆上親製天下榮之平生纂述有日歷實訓龍門子疑道記周禮潛溪翰苑芝園蘿山等集醇正雄健辨博宏深敷闡大猷藻飾治具陶冶造化之英華啓發聖賢之蘊奧歐陽文公鉉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真名世之賢也然而末路崎嶇茲命矣夫今當道力舉遺典

而崇重先賢是克知所務者也嗚呼先生功在朝廷而文傳後世殆將與日月爭光無俟言贊若乃追崇之典實維始於今日予小子敢託言以傳焉

虞懷忠虞允文神道碑銘

宋紹隆之際有社稷重臣曰虞公巍然為百代

標表云公諱允文字彬甫其先系出唐文懿公世南後徙蜀隆州父封秦國公祺登進士第卓犖有大度公事秦公及母太夫人甚虔謹毋徇廬墓側白鳥來巢時稱其孝感公紹興中舉進士知渠州時秦檜當國忌蜀士檜既歿公乃以薦名對論士風大概言以文章進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上嘉納之除祕書丞遷禮部郎時史浩擅權主和議誤國是公力言和不可恃備不可弛淮泗之防不可稍懈也而金亮果敗盟自將兵百萬渡淮中外

震懾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一戰而奔兩淮盡失
金軍大臨采石公受命犒師時敵騎充斥我兵星
散公以忠義激勉諸將或謂公宜灼幾自固公正
色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收散卒布陣列
戈船為五部分甫畢敵大呼譟絕江而下直薄采
石公帥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亮趨瓜州為其下
所刺捷聞上大喜曰允文忠義出天性朕之裴度
也上至建康以公亢川陝宣諭使時史浩議棄德
順三路公疏力爭不可湯思退議棄唐鄧海泗四
州公復力爭不可凡所言皆闕軍國大計朝議終
不用公亦力執不撓乾道初兩叅大政及吳玘卒
復以樞密院宣撫四川書聖主得賢臣頌賜之乾
道五年大拜公輸忠輔導尤加意士彙置材館錄
一時名士如胡銓王十朋趙汝愚洪适汪應辰周
必大李燾皆推誠薦引又言朱熹不在程頤下宜
登用之必有啓沃之益秦誓美大臣休休有容以

能保國家黎民其公之謂哉忠嘗綜核古名碩無
忝為大臣者於唐得狄懷英裴中立於宋得寇平
仲李伯紀是四公皆以章逢儒生功安社稷而忠
肅公屹然奮翦其後實與四公異代齊名其所遇
之時不同其心一也謂公為宋社稷臣諒哉子家
先中丞叙次譜系實出公後茲子按蜀道經仁壽
展謁公墓泣然歔歔慨慕公之流風邑尹梁秉禮
為崇封樹清出祭田五百丈令僧人法旺佃種以
供時祀又伐石馬子言予竊惟人臣致身匡國安
常處順以抒猷制勝其成功也易為力唯當戎馬
跳梁大兵奔北國事阽危之日乃能出其忠力推
彼強敵以措天下國家於泰山之安此非才與誠
合以社稷為己任者疇克臻茲哉子每讀宋書至
忠肅公傳未嘗不斂衽正色若挹觀其侃侃然堂
堂然也公真人傑哉秦公阡表業有任太史文子
茲復為公碑而系之以銘銘曰倚忠肅公矯矯人

龍忠弼丹床氣凌白虹紹興之季檢壬登庸公排
其奸如草偃風金亮孔熾窺我淮泗戈船千艘馳
貅萬騎樞臣鼠竄驍將孤避公推其鋒如虎驅兕
乃象強敵乃固宗社克殫勤勞不遑夙夜德順唐
鄧均不可舍慷慨其言如日照野綸除大拜柄握
中書材館有錄賓榻無虛燹銓朋愚皆世大儒公
薦其賢如茅連茹中立克蔡懷英討賊平仲我我
伯紀屹屹公兼厥美並崇厥德穆如清風赫若皎
日隆山之鄉皇塔之陽玉藏千禩金肅萬霜
德馨未沫厥後允昌於鑠勳庸視茲銘章

趙貞吉忠州重修唐陸贄祠墓記

唐以來謫賢之
居巴蜀者未有

若宣公之著者矣卒而遂旅葬焉亦未有若公之
卓者矣蓋公之道足以師表百代而遇竟厄於一
時遂使公功在社稷而身沒蒿萊故志士仁人為
之掩涕耳夫舞綴長短可以觀德公亘古人也宜

崇報祀以示不忘於久遠而祠墓蕪沒流風泯墜
無以妥靈爽而慰瞻式豈非後賢之責而觀風者
之過也與頃年巡撫四川閩中黃公始以督木行
役過州往省公墓於南山之下見之颯然感焉即
命吏授式經始改治之無何堂除寢室亭苑庖湑
悉極繕緘已又增其封域大其表柱廣其稷畝蓋
踰年而衆務俱備既黃公遷為川貴總督駐節辰
沅而湖南羅公代之於時助役者巡按御史郭君
董君查盤給事中李君御史劉君督木郎中李君
副使樓君王君叅議繆君僉事張君志合而聲同
成黃公之美也受成董事者重慶府知府薛君趙
通判偉黃知州罷重白指揮世晉役勤而事集相
黃公之志也聞二公又欲訪公裔於嘉湖謀卜於
其家太保東湖公而未即至至則典祀有人愈備
也嗟乎公沒千載而崇報之事至是始備非諸賢
力取以為己責而任之抑安能慰已往之忠貞而

成曠代之偉觀若是之盛也哉乃黃公頃以書抵子則惟欲子抒實事以張風教不啻悼其不遇於一時而已也則其見誠卓矣予不佞安得不擬公之大者於以諗吾巴蜀夔庸之士使知慕公以彰雅道於無窮顧區區責恨於裴氏之子而重為公戚戚也哉予聞之公之所以軒輊今古之才賢而鮮與之儔者有四道焉致主之忠也經世之才也學術之正也文章之美也夫四者之道誠得其一端而畢其能事亦足以名世獨立矣況於四者之並盛乎公之所以度漢跨唐畏宋而難儔者以此蘇子瞻曰公智如子房而文則過才如賈傅而術不疎是公之度漢也魏公微負其忠與才耳韓公愈工其正與美耳是公之跨唐也故論者曰其惟宋之范公布文乎身總四道足以似公而予亦以為知言觀其言宗漢訓學原誠明蹈規履方行無疵翳風義取舍執法皆合地居實近無愧憲章矣

然范公英特邁往而公則淵冲不盈卽其四十罷
相已幾不惑五十處約隣於知命大用之則龍駮
虎變而散之無垠遠擯之則聲藏光涵而斂於無
朕是公忘名獨契乃范之所宜畏也然則謂公直
躡道真而為亞聖之儔王佐之侶者非耶嗟乎國
家之有臣如此而未盡其用也於公則何憾矣夫
論公至此則向者以其阨於一時而為公淹涕者
誠不足言與然非黃公之嘉樂前修而見之卓也
孰為一啓予也哉因併記之以告吾巴
蜀夔庸之士知慕公者使自擇而勉焉

王世貞張佳印墓誌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銅梁
公之乞歸也實在萬厯丁

亥云蓋三上而天子猶難之最後不得已乃許馳
驛以行而一時公卿大臣咸謂公甚壯武卽縣官
有緩急必召公既歸猶曰微公起居食飲狀以為
國輕重而至明年戊子公卒得風疾不起天子為

之震悼輟朝下宗伯太宰司空議贈公太保子祭
九壇俾工部郎馬魯卿治葬於是公卿大臣西嚮
咨嗟嘆息曰國棟摧矣公既易養謂其子曰葬我
必以王元美誌銘元美友兄弟也而劉元子為兒
時交其必元子狀之於是其子錦衣君叔琦等卜
以庚寅夏四月葬公於鳳凰山之賜塋而先期奉
元子之狀以請予從金陵得公訃即為位而哭以
些辭寓夏官之役於公里即不能下從公而又何
敢辭公張姓楚之孝感人其先有天性者避元李
兵亂竄於蜀深入於瀘之銅梁保籍馬再傳而為
迥配汪又傳為異配劉又傳為文錦是曰南潑公
配沈自南潑公而上迥迥皆以公貴贈如公而配
皆一品夫人公諱佳印字肖甫初自號壚山以其
家在居來兩山間更之曰居來山人沈夫人感異
夢而生公公少穎敏秀俊異凡兒七歲侍南潑公
舉古書傳語即能談質如素習者日誦書千餘言

十七為諸生義試輒冠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大而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即元子也劉公固以古文辭名又好談兵多奇文藉盡以屬公公問與元子談英雄而歎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當其動以無之用當其靜以有之用卒遇之而若素忽敵之而叵測若文子之談笑於衷甲周條侯之安卧於攻壘斯其亞矣元子異其志而公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於黃初大歷之間多所厭咀矣二十三舉於蜀明年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滑故三輔巖邑也公至按牘獄決若神而恒以情衷法而行之兩造甫畢各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公若父母矣時緹帥挾上寵張甚其所遣調事官校與詔旨並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髻輔之至邑門門者執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

七首交置於項公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國引其頸曰七首胡不下髯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邑國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紙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可入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踟躕儀門外尚謂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為劫賦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入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索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剄死解縛弁者訊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三四輕騎皆逸去考問皆得其人磔於

市公之見劫時從容若無事者劫既解寤卧達旦
人是以知公可大受矣公居邑多暇乃益為歌詩
而李于鱗守順德為比壤于鱗郎刑部時與余及
同舍郎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及吳舍人明卿歌
詩酬倡頗傳於人公意豔之乃謁于鱗出其詩為
費于鱗大善之與折節講釣禮然公益心儀于鱗
矣時歲大饑而富民有故壘糴者公請於臺平價
納諸倉為粥以食饑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賜
金幣公治理流聞法當首垣省以年未及格擢戶
部主事命下于鱗以書寄余盟壇中有一當齊秦
賦者張肖甫也公實不死矣公既入遂與余比部
德甫同造我而是時諸君子藝文翩翩自肆相砥
礪為高人之行且飛觴染翰卜夜無已而公獨溫
然其間若巨源濬冲而年又最少宗吳頗蹈籍公
御而恒呼公張少保云其後公加至宮保而汪司
馬伯玉書戲余少保今驗矣足下得無亦沾沾乎

亡何出權閩廣金帛公洗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
改兵部職方主事蓋太宰建寧李公知之也俄以南
漵公喪歸一切裁之古禮而哀獨至服除至京師
時蜀當有吏部闕而太宰嘉禾吳公難其人聞公
且至曰此佳吏部郎也至則補故官而少日以司
勲郎請時權相分宜已前知之風公賂而不得乃
晚謂吳公是子故太宰私人今太宰亦私之耶吳
公持之不得乃遷公膳部郎以自解而公故社中
友皆徙謫無在者第與南海黎惟敬汝南張助甫
濮陽李伯承廬陵胡正甫多所倡和側目者讒之
分宜子曰故王李社中白眼而譏執政者此子尚
無他於是假風霾變察諸官僚而公得謫矣謫而
同知陳州是時子與守汝寧而明卿由謫遷歸德
司理三人相會自愉快然公獨不自處遷客勤修
其干陬盜姦惕息中丞吳興蔡公嘗識是三人者
備客主禮時人稱之遷知蒲州蒲於晉最雄其疆

土貴家櫛比而亟遭地震之變廬舍畜牧無所賦
不時供公委曲拊循之而威亦不廢若他所操攝
則遊刃解也銓部推知公之屈而得其政理超河
南按察僉事飭穎上兵公益得發舒穎毫之間謚
如矣尋改雲南為提督學政以經術文雅振諸生
昆明黜蒼之勝皆以古文辭收之自是公望益重
遷叅議廣西入飭大名兵備為副使分守甘州為
右叅政按察山西為使所至有聲實吏民所頌稱
山西之未幾而復起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
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公乘傳至九江而安慶以
兵變聞道路洶洶為梗公夜趣潛山屬九江兵使
者使郵報安慶軍門旦夕至矣會叛卒前已就擒
餘黨謀外應者曾息不敢動而公自桐城走金陵
任詞得其實則安慶之衛體宿重與郡守抗而守
志隆以故南兵部出稍裁之而又嚴核其占役指
揮馬負圖張志學張承祖忿使其舍人挑悍卒故

嘗為盜江洋者吳錫等張旗幟犯守守跳遂行剽人財帛守已與守備設策平之矣公乃具疏上其事請一切正法而留守中貴人意惑之謂守實激之變以搖公不為動詔逮指揮等論死而以錫付公行法馬守卒得白公出履行諸郡縣務持大體不屑屑期會務以民瘼吏弊為急時余強起大名遷山西皆得公代不相及余奉慈諱歸而公來按部相持而泣惟甚比余服甫除公與郭御史之薦剡上矣余起湖廣入為太僕卿公猶在事念太夫人老欲奉之還蜀上疏乞休而太宰楊襄毅公故蒲人熟公賢而固留之所以褒揚甚至然公間嘗語余必歸矣吾之承乏茲上也故相新鄭公實才我而次相江陵公從吏之吾以為大臣一意為國用才而已兩無所報謝二公乃兩疑我以為必偏有所厚新鄭去矣而江陵公方柄國是且甘心我而安慶倅王應桂者故為指揮孽守志隆者也

公極論其狀應成而南臺與之有連曲庇之得未
減因入其畫語中公江陵果信之俾聽調用公欣
然奉太夫人歸蜀公歸而諸謂公寬不蔽白簡者
謂公賢可大用者籍籍江陵公不自安又察知公
實無他後乃大悔曰吾幾失此人時江陵公雖伎
而尚能為縣官急才尋補南京鴻臚寺卿公始獨
身之任未幾遷南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真
保諸郡甫發江口而太夫人之訃至矣公數號不
欲生括髮粥飯晝夜馳歸哀毀如失南潒公強自
力治葬既襄事惟先人之產值千金者以予兄服
甫除而召撫陝西未任改宣府順義王別部滿五
寇邊公伏兵擊退之上賜金帛過當是歲公所減
省緡錢以萬計城七堡一城二堡又城獨石半壁
猫兒塔三城修南山邊牆萬六千九百四十丈功
倍而費省復屢賜金帛入為兵部右侍郎未幾而
浙江有驕卒之警督撫浙者吳中丞善言故良吏

也而不習兵嘗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遂
榮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羣詈吳公
而數之且甘心馬會工部郎兼與二御史往解譬
百端然猶責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
已吳公遂出避於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
皆驕而督撫臣悸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
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謂吾得人矣遂請公兼右僉都
御史出鎮浙許以便宜行事公馳至京口約余出
會余方稱道民謝不能出公謂若何而可予謂不
侈則廢法多侈則生變惟以時緩急得其魁而已
公領之時陸與繩以少司空里居公過之謀與余
合然公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
諸柵俱有役夫司干阪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
後必取身役其人情多借責勢以免夫數益以狹
役益迫而游手無所得食僞客丁仕卿假利便言
之監司弗聽意愈忿曰謂我曹無爪距耶寧營卒

之不若謀之市猾構詛為亂而會仕御坐他法郡
囊三木以徇市猾相與篡奪之諸無賴子益集
行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峇其
衣裝以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聞
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
間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
處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公飲食談笑自若
既抵鎮而民行剽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人
且抵臺門公以輜輿出諭之而從者材官劍客數
十人皆彀弓挾烏銃以從公直前臨橋而諭曰汝
曹毋反反則以天下兵擊汝矣且汝必有所苦
曰苦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
監司守令若弗聞也者公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
易汝族即下令除役衆始叩首退既退而行剽巨
室竟夜火光亘天公夜草檄質明使一校馳諭之
衆裂其檄公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

而靡耶名遊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
慰勉之曰亂民之惡極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
何不自己以為功贖曩罪乎咸踴躍聽命公又呼
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庭用曰聞汝二人前自
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
亦踴躍聽命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
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
仕卿與馬公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
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
公共疏以聞且謂爾來有司奉行太過戕削太甚
徒務虛名不究實禍以至遠近離心乘機竊發始
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戍首易生若非
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挾持不知所終蓋陰
以風喻江陵公也江陵雖怯而為之少寬言於上
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於俄頃紀綱大振忠
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裏是歲以追

錄宣府功又以考三載績後先錄一子補胄子公
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
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庭用曰罪可贖矣予之冠
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羣卒間且有所侵侮羣卒大
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為功得官而使曹尚端
端也公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為矣乃與兵
使者顧君養熈謀俾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
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庭用數而
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
非不得若主名以皆有微勛耳且吾不欲食言羣
卒咸股栗唯唯既而曰吾曹始能食寢矣公復具
疏時江陵前死而代執政者以公功請上大悅拜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
侍郎事當是時余里居頗習其事為志之且謂誅
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當緩而能密
則非所與知也劉元子聞之亦曰子房之籌與趙

大子條侯之膽少年時所自許何若左券也公既得代道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改兼左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兼理糧餉公之在浙也蓋不獨兩定大變而已所規畫十議革保甲間架差稅不便者皆奏而行之浙人至今奉以為條令而相與謳思公不忘且生祠焉公既至薊門申約東蒐卒乘信賞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雪屢立戰功先後以捷聞賜蟒金文綺予世襲又據險斥墩屹然金湯矣兵部尚書缺廷推公上進祠久之乃決入理部事當廷試允續卷官歲決重辟當廷審東筆者為吏部而上忽以屬公蓋重公也公為人坦心大度而性又愛客有以藝文至者無不延納容氣益發舒或自詭能得公意有所闕說公雖不之許亦不問而中貴人驕故以兵部為外藏公多執不之應以是怨公臺諫乘而有齟公者賴上知之然公以盛滿自抑恒曰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也吾家子房非師哉三上書乞骸骨辭益
懇始得俞旨歸而買田巴嶽玄天宮為靖廬延道
士與共居又謁潼川州雲臺觀玄帝像曰先大夫
人意也為文紀其勝飄飄然有遺世志云將盡刻
其詩文集走書金陵謂王子為我忘序之前是已
叙公詩及奏議矣書至金陵之日而公卒於乎明
興以來稱文武才者獨王文成楊文襄余肅敏而
已肅敏小孫於武而文襄疎故又非公比也公之
就大矣不當以一雕蟲之技與不佞還往之私溷
公誌然公之精神實注焉尋曹子桓所云云可以
已哉公集若下卷行於世配一品夫人向氏有婦
德佐公至貴老丈夫子五錦衣指揮僉事叔琦娶
冷恭人鄉貢士叔珮娶舒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
叔壘娶高女一曰蒲適高元之向夫人出也國子生
叔珂娶高思生叔環娶楊女一曰壽適高任之側
室趙氏出也女一曰杭火氏出也諸孫男十人女

十人元孫宜孫保孫同孫女曰蕙曰壽曰芳及未
名者叔琦出也肇孫女曰變者叔珮出也昭孫振
孫明孫女曰雲曰祥曰保曰瑞曰桂叔璽出也蘭
孫女曰淑叔珂出也所婚字多名家銘曰惟滑其
邑三輔西偏公時為令暫而少年劫盜之雄慕扶
金錢公色不動授笑外援卒以身危劫首遂駢其
脚上谷網微猾敵彼不自意有所縱舍綏之以德
振之以武譬若駢椎繫我掌股或朴或乳無敢齟
齟其最艱者莫若錢唐亂卒虎伏民乃鷓張公曰
驅之從吏仆僮乃乘輿示以周行彼陽伏從而
更披倡大勇赫然呼此戎兵留者二營爾罪實輕
穢彼狡徒雪爾罪名戎兵懼呼公賜更生受律賈
銳薄彼鷓狐若婦敗葉纍纍就俘斬頭穴胸血流
為渠餘黨遁逃弭耳以道悍卒犯帥胡可弗誅伺
之彌歲乃獲首渠彼實不知益縱以騎縛之轅門
惜不敢驚曲赦二營以全夙要迅霆一收白日昭

昭公之心儼乃在子房及其作行實等汾陽單騎
走敵氣吞戎羌收降人天威忽揚蹄從赤松始
得斂藏倚公之武不取攻鬪倚公之勲不在甲冑仁
心為勇毅以弘就造物私爾胡不竟究文士無用
敢藉
公毅

郭子章漢揚雄墓記

予入郫進諸生問揚子雲亭
對曰揚子故有亭已改為書

院祀揚子其中已復改為學宮移揚子祀鄉賢無
復亭矣問揚子裔對曰郫無復揚子者予曰揚子
五世俱獨傳一子宜不蕃今海內亦鮮揚姓者微
獨郫也問揚子墓對曰墓在邑西二十里蕪穢不治
里中兒樵牧其上行道嗟憐予曰是非非侯芭所
名玄冢者疑衣冠葬也不宜盡銷滅乃檄有司封
之上周遭樹以栢下令禁樵牧成都守耿子健暨
郫令李某題其墓石予題之曰漢揚法玄先生之

墓子健手書之付郭令勃之石郭人而後乃今知
死士壘貴矣夫法何也法言也夫玄何也太玄也
揚子著書繁富如反駁廣駁畔宰慈甘泉羽獵等
篇至老而悔之獨法與玄其大者蔡中郎題太丘
曰文範願延之題元亮曰靖節皆其大也嗟乎世
之訾揚子者訾其不死漢而臣莽予師胡廬山先
生為揚子辯未仕莽累千言顧亦未有確據美新
安漢二篇即揚子百家無以自解子謂美新不劇
漢而劇秦法言不曰繼漢而曰安漢揚子之心蓋
亦有大不得已焉者且古今國亡而死者度不死
無為也其不死者忍其死將有為也殷亡矣箕範
未衍箕子何以死子糾亡矣春秋未一匡四稱八
觀諸書未就管仲何以死司馬遷辱矣史記未竟
遷何以死故曰死有重於泰山又惡知法言太玄
二書不就於漢亡之後邪又惡知揚子之不死不
為是邪子因題揚子墓而系之法玄明不死意也

嗟乎李令伯啞漢為偽朝子過彭山家嶽嶽若封
樵周勸後主降魏而千年一丘坐拈充國之堂又
何於揚子過之深邪
而不一剪其松區也

李鑑趙宗普墓誌銘

趙公諱宗普字聖符夔攷之
山右太原之文水公所厥始

也成都郡安邑後所遷也王曾大考也顯貴大考
也賢考也黃氏母也公所自生也張氏元配也沈
氏杜氏繼配也公所抗儷也考及公俱以覃恩封
贈文林郎安慶府宿松縣知縣母及妻皆封贈孺
人公之恩榮也博士弟子員宗朴凡也公所友于
也子四人長珀郡之貢生次玘玘俱業儒公所
蕃衍也崇禎乙亥科中鄉試拔貢第二十六名公
所起也壬午宰皖之濡山兼攝宿松甲申實授宿
松乙酉擢儀部主政未任公所闕官也濡宿兩邑
殄於兵燹荒疫公至則為之寬禁緩求以集流亡

其斧事不期於明察期於平其莅民不期炎炎為
輝赫期於拊循惠懷於是黜者息翼而他走頑者
潤涎以冒德胥者抱贖而屏氣耕者臨者畫圻而
讓畔矜者佩者執業而辨方估者化居而嬉屨偷
者寢其狐鳴而徙於耕井耆者穉者歌於壤婆於
巷以故謝事歸皖松濠百姓如失怙恃遮道泣送
卧轍力爭此公之一治於濤再治於松之政績也
六年長郎珀自松來寧泣謂子曰先大人以丙戌
見背假葬於松乞一言以慰先靈備悉其治行之
大槩者如此子與令先君為蘭茝友猶記髮燥時
曾面公之大考國卿公敦厚樸誠具豐隆相公考
亦如之妣黃孺人內德貞良舉公於萬曆二十五
年丁酉二月二十九日庚寅公生而英爽個儻有
壯志自弱冠成秀才凡大小試每作冠軍初受知
於豫章涂公紹奎繼拔識於楚黃何公閱中名遂
大砥鉤喜藏汪洋閱肆之書喜談忠孝節義之事

喜文遊目空四海之人尤專攻於形家言與懸壺
市肆之術雖郭邵兩先生無以過之辭寡而遇辯
者能折氣婉而遇大事能斷嘗與子讀書東山深
燈夜語據石談文風雨聯床晦明相依道義之親
如同骨肉回首思之宛然如昨而今安在哉予所
以不禁敬歎而惋惜者也公與子姻聯百世嘗周
旋公家庭之間備悉公處家之事心符公早卒遺
兩子一女公撫育無異所生族人之寡者每推其
所餘以贍窘急課子每以古義相規不使即於匪
彝今公子珀語言動靜一軌於正繼配杜孺人及
玕玳珩諸子女與珀妻梁氏皆櫻獻賊之難不辱
賊手是即家範之所貽也此公立身行己之堦畧
也丙戌東流縣之變公不少屈抗賊以死夫生死
之故亦大矣而公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命
可謂能安之矣公死七日珀子索於江而全軀如
故不毀寸鱗飽魚鼈之腹是必有鬼神之呵護焉

事亦甚奇而近怪也松人思公之賢老幼相攜扶
祭哭又為之卜吉牛眠以妥其靈嗚呼公蜀人也
而死於松葬於松若故園之反無日亦將而道而
遙而嬉而娛是為永世之廬焉殆莫之致而致者
命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嗚呼有公之行而不能
大昌其先有公之才而不能盡用於時有公之節
義而當事者不能上其事使荷恩綸之褒此公不
能不怏怏於九原也雖然珀孝子也必能仰體公
意奮發其所雄以光厥志公死猶生矣又為之銘
曰皖江之幽魂迢迢馬錦水之邈神所依依隨異
物腐敗者有盡之身與我峰玉壘長峙天地者清
節高風時久而石堅後之人見之常凜凜生氣於

予
言

祭文

宋王十朋謁文宣王廟文

惟夫子之道一以貫之矣
間乎邇遐不陋几夷而欲

居行乎蠻貊如一家今坤維文物之富人
才之盛有洙泗風而無媿於諸華苟非聖教之
旁遠豈一文翁能化之耶某一介書生蒙恩
帥巴媿無果達藝之才可以從政而亦粗知
富庶教之何加若夫事賢友仁與學道而愛
人也固不敢不勉所欲與諸生共勉者曰忠
曰孝曰思無邪

謁昭烈廟文

嗚呼東都之季盜窺神
龍分鼎者三帝乃劉氏有高皇度有光武
氣有王

佐臣無中原地以區區蜀抗大國二天厭
漢德壯固弗遂功雖少敗四海歸義永安
故宮遺迹可記君臣有廟英雄墮淚歲月
浸遠棟宇莫治某來守是邦過而興喟一
新廟貌薄薦穀歲旁觀八陣細讀三志我
雖有酒不祀曹魏

謁武侯廟文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
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

非劉蜀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
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
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子
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至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
覩旁有闕張一龍二虎
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明蜀獻王祭漢昭烈文

維洪武二十四年歲次辛未
十二月二十八日敢昭告於

漢昭烈皇帝漢丞相諸葛忠武侯曰龍興雲從君
明臣良曠千載而一遇何會合之不常曰若稽古
實惟成湯三聘莘野承筐是將咸有一德革夏為
商歷嬴秦而兩漢孰能襲其遺芳偉中山之帝胄
當犀雄之擾攘嗟炎歊於寒灰時三顧於南陽情
文權於魚水言靡間於闕張保岷峨控荆湘三分

天下開拓封疆信同心而協力視當代而有光予
丕仰於休風幸開國於是邦覩闕宮之頽圯歎古
柏之荒涼命我將士繚以垣牆此棟宇之崔嵬煥
丹青之焜煌新規模於今日聚精神於一堂告厥
成功我心孔臧遣官致祭醴酒到羊惟
帝與侯神其洋洋佑我蜀民降福攘攘

祭杜甫文

維洪武二十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某
日遣官以牲醴之奠致祭於草堂先生

杜公曰先生距今日之世數百餘年而成都草堂
之名至今日而猶傳予嘗縱觀之萬里橋之西浣
花溪之邊尋草堂之故址點衰草兮寒烟是以不
能無所感也於是命工構堂闢地一廛扁舊名於
其上庶幾過者仰慕乎先賢然人之所傳者先生
之遺編也而予之所羨者蓋以先生一飯之頃而
忠君愛國之念惓惓雖其出巫峽下相川固不戀
戀於此而先生之精神猶水之在地無所往而不

在馬爰天辭於翰墨寫予心
之捐捐臨風醴酒尚其來游

許應元立杜甫祠祭文

承聖皇之景貺返按職於
夔子陟赤甲之巔玩歷東

屯之遺址悼哲人之逢屯居委約於江潭賭鴻藻
之繽紛增累畝而九淵昔三季之未造閱斯文之
墜地闕五際之賈延王風鬱其蒸穢惟夫子之淵
淑秉至精於上皇挺媵節之崔嵬吐昌辭之琳琅
遭濁世之紛拏媿遺迹以寗步顧江皋而戾止奄
三年以東驚瞻遺墟之遼廓歎黍黍之離離敬崇
宮於北阜願招神以來棲山有椒兮泚有蘭靈之
來兮雲旗翻靈兮靈兮洵樂脊巴謳楚舞神所娛
殺函重闕不可以遽往
神不樂此其馬如尚饗

陳獻章祭鄒智文

嗚呼汝愚不括其囊而晦其光
汲汲皇皇不小其節而畏其折

轟轟烈烈昔在翰林語默淺深孰識其心頃來南海窮而不悔乃見其介業以時興行以志成君子之貞貞德之幹毋受天損何命之短已而已而天道無知哀此孤嫠死不辟險生必就檢是曰無忝北風蕭蕭雲旗搖搖蜀道之遼鷓酒豆肉盡此一哭魂返無速

楊庶祭鄒智文

嗚呼汝愚縱子以讀中祕之書胡乃草疏而論執政之臣置子以步

羸州之上曷為取禍而投瘴海之濱子體甚弱奚宜遠行豈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子有父在家故食貧豈盡忠於君而不得暇顧其親嗚呼實子之道如此得程書而不能久於朝廷匪子之志如此而不欲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埃塵方子之計至于猶疑其未真不然何殺元城於嶺外者竟一夜而斃窳子瞻於僮耳者卒不能不使之返輪既而詢得其實始哭於寢門而涕淚為之沾巾嗚

呼傷哉痛
子妙齡

楊慎祭劉春文

岷山之精井絡通津焜曜峻極實
生偉人天生我公匪邦伊世在邦

為珍在世為瑞三禮首選尚魁及第摘藻天庭敷
言近陸有頌文苑蔚為儒宗講金華而議白虎記
東觀而考南宮瑰詞直筆大雅古風隨仕階而舉
命思職居以効忠乃陟宗伯乃掌邦禮公德宣清
公秉簡易是禮是儀爰契履似酌言可施逮履堪
紀宅憂詔還總已留鑰報政來朝帝念舊學視草
西垣演綸東閣維新天子更化立年饑渴它俊寤
寐英賢公才公望孰與公先天不慙遺公不少延
哀哉賀門鞠為弔問嗟兮梁木霜稼已俱區中之
緣永絕蒼生之望遂虛嗚呼位至八座壽登六袞
雖尊榮之已膺恨效用之未極在公者則立德立
言足以不朽而無恨在議者則為世為民重以不

滿而興噫也杳杳靈駕載返
東川敬陳薄奠以告祖庭

張時徹祭宋濂文

先生學究天人之際道邈濂洛
之宗才優經濟之具志存禮樂

之隆丁天造之草昧乃嘉邈而居貞選史職而不
居入龍門以采苓綜百家之遠旨騁六籍之夾庠
觀其四符八樞十二微之著蓋非徒驚神於藝文
之固而實欲趾烈於三代之英適元運之告逝當
真主之龍興肆蒲輪以下聘乃奮鬣而揚翎班學
士之精秩亦奉旨以授經紆黼黻之鴻猷宰文章
之主盟方君臣之同樂榮夷夏而欽名師大雅之
明哲遂乞身而宅畊何鴻鵠之既舉而繒緘之復
嬰終殞身於遐竄惜旅魂之瑩瑩寧首丘之弗懷
同相纍以飄零嗚呼遭屯而雌伏兮固哲士之恒
也際泰而遭閔兮非凡衆之所明也歷年禩之渺
邈煥然光其若生播靈爽於川服行道派於葵城

雖砥瑤之異尚孰品德而不京矧小子之固陋實是護而是繩瞻遺像之奕奕涕既隕而沾纓踐丘邊以致奠庶表著乎休聲

祭方孝孺文

昔孔子有殺身成仁之訓孟子有舍生取義之箴而先儒繹之曰只是成

就一個是而已於戲若正學先生之死非所謂殺身以成仁者耶非所謂舍生以取義者耶非所謂成就一個是者耶蓋已丑之變靖難之師入矣葦除之君亡矣文皇既踐寶祚親則高皇帝之子也非若異姓之革命也非有市朝之遷易社稷之變置也人心依戴縉紳比肩而事之而先生之隆德重望是文皇與用事左右之所傾慕而必欲致之者也使當是時於所謂曰仁曰義曰是者見之不的而持之不堅未有不褰裳而就之者矣何乃裹哀而行投筆而慟書詞以絕命不忍一語之葦而

甘以其身裂肝醢膚而使親故八百四十七人者
相從於魚肉也蓋先生之生也應木星之祥宜其
出也被高皇之春文足駕蘇黃而不屑為學必肩
漁洛而不遽止方將窮源洙泗而比績伊傅使道
符往聖功贊二儀斯已矣至抱夷齊之介而徇死
節之名則先生之不幸馬耳古稱死有輕於鴻毛
有重於泰山若先生之死其謂之鴻毛乎其謂之
泰山乎大皇嘗語人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仁
皇亦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以二聖之言若是
則奚俟於久而後論定哉於戲先生之仁成矣義
取矣是就矣死且不可朽矣而天下後世猶致恨
不已者則以九族盡誅而使千百年之宗祀不血
食也於戲哀哉微也生同桑梓誦先生之遺文跋
先生之芳烈未嘗不惻然而悲潛然而涕也乃今
持節劍南實先生流寓之地顧瞻廟祀其為悲也
涕也又豈如恒情而已哉乃原先生之心而告之

幽冥之中其謂余知先生也耶其謂不知先生也耶

郭棊祭三賢祠文

維萬曆二年歲次甲戌秋九月壬申朔越廿有八日某謹致奠

於少陵杜先生康節邵先生潛溪宋先生之靈曰於戲豪傑之生世也或顯或隱其道不同而惠澤之流被也無久無暫其感則一惟三先生實貴於夔其演易有臺秋興有咏龍門有述瑰瑋傑特之製作既與日月並輝光其間觴不樂一飯不忘百折不性忠耿磊落之精誠又與川嶽同流峙立言立德奕懋彌芳純節純心曠世相感顧茲祠宇思繫士民歲月邈綿棟棟頽圯某承乏茲上拜瞻惻然取吉鳩工尅期竣事神庥斯妥馨魚彌彰敬將牲醴薄申誠悃惟靈昭假福茲氓萌伏惟尚饗

祭赤甲山文

夔多火災民咸謂赤甲山為祟也予竊謂神職在福民奚忍祟之敬其牲

醜於觀文樓遥望山神奠而祝之詞曰繫茲山之
巖坑作夔門之巨鎮嚴飛巒之特起緬羣峰之揖
遜如龍躍於九淵若鳳翔於千仞何卉木之潔濯
乃赤背之嶙峋彼閭閻之黥黎苦回祿之煨燼謂
山神其尸之咸感額而頓首惟神之挺直若一
方之靈信人依神以胥宇神福民以膏潤胡利澤
之弗被忍煽焰以加蒙斯愚蚩之臆度豈正直之
所任予願神之鑒觀愍斯民之疾疹驅雷車之轟
鉤滅火鞭之熖熅掃餘灰於累劫廓雄威於一震
人藉之而併燬物由之而於物庶莫麗於四氓斂
休嘉於百順匪惟息羣庶之流言抑
且騰千禩之芬闡惟神其圖之尚饗

曾三省祭胡子昭文

嗚呼臣之於君弟之於師義
等在三生死以之文皇靖難

公致其命希直殉君公嗣其勁二百年來忠魂照
然聖人歷服明詔痛馬曰修俎豆曰錄苗裔祖武

孫謀善述善繼蜀有專祠向以祀方公出其門宜
列於旁赫赫坤維視此正氣日月精光同流固既
公也伯夫弟亦叔齊
另有褒表公其慰兮

李化龍祭張監軍文

嗚呼鄙諺有之人死留名誠
得死所雖死猶生惟公誕河

山之粹氣毓燕趙之精英負奇每悲歌慷慨臨事
輒憤慨不平當其守山海備蘭州蓋嘗九泥封關
稱北門之鎖鑰亦嘗鳴劔抵掌絕大漠以橫行既
逆叛之發難遂杖策而西征扣門數語肝膽立傾
語時事厲心動色恨叩九關之無路談叛逆爵猷
立髮願捐七尺以相從遂戎服而蹈重關之險乃
匹馬而監却月之營信明天日威肅雷霆望之者
鶴唳風聲而避歸之者簞食壺漿以迎既抵賊壘
獨主齊盟時投袂而作三軍之氣時揮戈而倡九
地之攻義形於色即衆忌旁猜其奚恤威加於敵

遂灰飛電掃以成功蓋開初五之戰公獨搖旗助
喊與賊相持者終日初六之入公則勺水不下卒
致勞形而敵精蓋夫功以此立病以此成者與嗟
夫公之死非一端矣當其機可乘而輒失盟屢要
而無功甘養虎而遺患誰築室而返耕縮朒者為
賊所愚至不以一矢相加遺庸憤者縱恣剽掠等
三尺若一髮之輕即走卒為之氣塞何況受命而
監國之兵又況乎三月之間山嵐水瘴之與居困
苦饑渴之相仍公之死勞耶憤耶憂耶鬱耶不然
胡為乎以飄飄凌雲之氣不數日而失藏山之壑
咽鄰笛之聲嗟乎公則死矣赤膽忠心之士竟與
山原之道殢同命世之容容碌碌者何限往往飽
富貴而享功名顧庶頗蘭相如其人死矣千載之
下猶有生氣曹參李志奄奄如泉下人何足為生
憶當五月望後義師漸老余且脂車秣馬欲馳入
柳營而親取衡命者之首乃以家計而不果於行

獨灑泣而草檄誓一死以激羣情卽大衆不無感動公獨搏膺頓足矢諸天日遂以一日而克萬仞之城然則公之死半為國半為我也余亦何心而不掩泣返袂涕沈瀾而淚縱橫臨風一奠茹哀數語蓋半以紀公殉國之蹟而半以洩吾不平之嗚嗚呼哀哉

祭房張二將文

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歲於今矣古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

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夫逆賊應龍淫怒自逞荼毒生靈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既有年於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封疆之臣滅此朝食豈俟問哉乃數年來未有顯言誅之者何也懦者以私婁者以賄苟就一切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庸臣大抵然耳蓋顯言誅之自房將軍始將軍提一旅捍孤城宣足以當播州之全師顧義氣所激直欲掉逆賊而平吞之恩重身輕威

尊命賤所從來矣迨逆賊捲土而來相與從事於
顏行將軍不沮不攝擁孤軍抗強敵又得謀勇俱
足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其間一戰東溪再戰四
壩奮臂一呼萬夫辟易斬將奪旗潰圍陷陣何其
壯也終以力盡援絕鼓衰士散竟至以身殉城然
其英風義烈猶足吐懦夫之氣激壯士之肝亦已
奇矣且自二將軍死而後賊負不可赦之罪人堅
必誅賊之心凡伐方張四征伊始此非賊能死二
將軍乃二將軍能滅賊也假令守綦江者非有磊
磊落落如二將軍必且與賊通必且為賊諱養其
鱗甲長其羽翼突而鷲起席卷川巴李特王建前
事不遠即不然殺人者可以不死無君者可以自
全將使人懷問鼎之心戶比齒馬之跡僭擬成風
綱常掃地不及十年人其淪乎尾解陸沈豈足為
喻蓋二將軍之死非獨以存蜀是天下理亂得失
之關也即謂之重於泰山是耶非耶嗟乎人誰無

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疾不可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要以生無榮名死無令聞縱使百十萬劫只如未生甚且遺之臭矣則其死輕也二將軍死既聞天子嘉其義烈贈以極品賞以延世千秋廟貌比於睢陽嗟嗟可不謂重耶龍既入渝城誓師剿逆高二將軍之義乃為文以祭之二將軍有靈當且率縶城之厲鬼以殺賊始信二將軍果能滅賊死乃益重也尚饗

彭端吾祭宋濂文

嗚呼先生生於浦陽遇主於集慶而卒於白帝乃葬於華陽嗚

呼先生胡為而至於此凡危疑憂患之中人也必其人暗於幾勢誕慢無方不然則剛愎自用才伎甚張也先生辭官晚季之代著書龍門之旁席珍以俟秦運杖策而應明昌可謂知微而知彰矣嗜殺首戒當守仁孝急歸元良春秋致刑賞中論鞫略以典謨為匡方丘陳清心寡欲之對齋室悉三

代有道之長。航業存朽索之鑿納約貸迂行之
狂可謂過補而美將矣家事無隱於君側溫樹不
對於子行片言皆可私覆微善必見廷揚九年不
毀人一短終身不矜寵違常可謂忠慤而誠莊矣
郊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慶好律厯之經四方貢
宴齋賞之節勛舊卿士功德之慶酌百世之儀則
定一代之國方每奏未嘗不稱善草創燦然有紀
綱可謂述作之煌煌者矣甘露獻仁主之頌旨酒醉
學士之章賜馬恩鴻驥泣咏鷹信納禽荒文綺隆
四皓之訓襲衣儲百歲之裝請老猶遲其杖履夢
寐勤發於明王可謂極寵眷而榮光者矣其獨任
文墨而不願任事也蓋已懼權勢之披猖其奉勅
撰文賜日本使而必却其金也蓋已避外交之微
茫其不啟家私富貴而久遠為子孫計也蓋已慮
寵盛之或戕而卒以其孫慎生逆黨疑建禍即發
於先生所密防嗚呼先生之忠可信於帝之平日而不能

無疑於倉皇先生之信可令儲君為之投水國母
為之齋誦而卒無解於帝之中藏嗚呼知人帝猶
難惟先生對敬人不可測誤帝帝不可測焉得不
誤其躬事勢至此亦不可得而藏矣嗚呼先生不
能全始終於高帝殉猶幸得於獻王魂不幸旅殞
於夔子骨猶幸珍遷於華陽慎不幸顛踣於震位
擇猶幸續濟於坤方端吾攬轡訪古過淨居寺憑
先生之丘而弔焉慕先生之道惜先生之亡聊為
先生尊凝滯於九地寫幽
沈於一觴也嗚呼尚饗

舒鵬翼祭禹文

當堯之時
毛飲血厥食惟艱堯有憂焉舉禹

治之俾繩繇業禹自冀州梁歧岳陽覃懷至於衡
漳又自積石龍門壺口雷首砥柱析城至於王屋
又自蟠冢荆山內方大別衡山敷淺雲夢至於彭
蠡蓋不敢墜塞汨亂以取震怒故浩浩湯湯東注

江海禹可謂智矣禹傷先人鯀以功不成生誅迺
手胼足胝居外十三年過門不入生啟不得子益
衣菲食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楫
日孳孳排決濬濬弗遑寧處禹可謂孝矣方其隨
山刊木鬼神龍蛇護惜巢穴作為妖怪風沙晝暝
迷失道路禹迺仰空咨嗟娥見上帝授以太上呼
召萬靈之書且令其臣狂章虞餘黃魔大費庚辰
童律為之助由是能呼吸風雲役使神物竟得開
鑿之志禹可謂神矣四隩既宅九州攸同棄得以
播百穀契得以敷五教垂得以司百工泉陶得以
明五刑伯夷得以典三禮后夔得以正五音龍得
以主賓客任土作貢勞而不伐禹可謂功矣是故
天錫洪範舜禪帝位致堯倫之攸叙會諸侯於塗
山而下民底定萬世永賴孔子曰禹吾無間然
矣嗚呼禹之功史雖載之而不知其由於孝禹之
智人能言之而不知其由於神合智與神謂之聖

合功與孝謂之德德且聖庶幾其記禹哉復作九
歌俾士人誦之以侑饗祀歌曰降水儼克兮北盤
國中四岳薦禹兮俾為司空禹治水兮注之東
力極橫流兮為民粒食乘四載兮勞心焦思克蓋
前愆兮萬世之利聲為律兮身為度其言可信
兮其仁可附庶王交正兮底慎財賦不自滿假
兮拜昌言聲教訖兮奠黎元水土兮生齒繁
洛出書兮錫九疇通九道兮開九州壘壘穆穆兮
六府孔修娶塗山兮辛任啓呱呱兮何心荒度
土工兮五服粥成膺厯數兮帝命赫泣罪人兮
痛自責舞干羽兮有苗格輯五瑞兮建皇極朝
玉帛兮會萬國戡防風兮明黜陟宅百揆兮股
肱良數大明兮庶事
康於堯舜兮大耿光

跋

宋胡元質石經跋

石經云者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而立也漢靈帝時博士試甲

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碑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大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邕自書冊使工鑄刻其畫畫趨詣要非蔡中郎不能到也然遺經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能辨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彈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於其間不可知也然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餘甚取為柱礎為砲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士得其一况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間斷不齊然殘圭裂壁亦可寶也因以鏡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爾

張續石經跋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粗見於此唐章

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曄漢書稱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為五十三碑自

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馬疑洛陽記未

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丈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

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據依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為砲

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

宜也貞觀考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為

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為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

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蝌蚪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蝌蚪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為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為隸古定不復從蝌蚪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二百年哉漢建武之際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策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之君子

宇文紹奕石經跋

側聞給事內翰胡公以道德文章華我國家其經濟事業似唐

李文饒而風節過之方論上前慷慨激烈動悟淵聽在玉堂鎖闥益擴所學裨贊聖聽訂正國是被

寵隆異冠絕在廷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
寓諸日用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
歎石經隸畫最古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
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
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鏡諸石
永貽不朽按范曄史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鄜
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
刻蔡邕名則大字石經出於一筆似無可疑若夫
三體石經以儒林傳考之則其書已出於東漢時
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殆以補漢刻
之遺
亡耳

歐陽修唐夔州都督府記跋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
書故其名堙沒者不

勝數每與君謨嘆息于斯也如具靈該繆師愈今
人尚不知其姓名况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

得其
一耳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跋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學

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大翁在蜀教學之盛為漢稱首其弟子著籍者何止於此蓋其磨滅之餘所存者此耳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漢周公禮殿記跋

右漢周公禮殿記者今成都府學有漢時所建舊屋柱皆正方

上狹下濶此記在柱上刻之靈帝初平五年立距今蓋千年矣而字畫完好可讀當時石刻在者往往磨滅此記託於屋楹乃與金石爭壽亦異矣記有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舍二百餘間按華陽國志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為益州太守不從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疑此記所載

即其人也蓋光武建武十年歲次甲午云

王履道跋東坡書

世學公書者多矣劍拔弩張驥奔狓抉則不能無至于尺牘押

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斂矚矚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纏纏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黃庭堅題東坡字後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

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盃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齏如雷少馬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詭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跋東坡墨迹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

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於筆圓而韻勝扶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予此論者

陸游跋古柏圖

此圖吾家舊藏予居成都七年屢至漢昭烈惠陵北柏在陵旁廟中

忠武侯室之南所謂先主武侯同閔宮者於此略無小異則畫工亦當時名手也淳熙六年龍集已

亥六月一

日陸某識

跋中和院東坡帖

此一卷皆蘇仲虎尚書所藏鑒定精審無一帖可疑者刻石在

成都大聖慈寺中和勝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陸務觀題

跋陵陽先生詩草

右陵陽先生韓子蒼詩草一卷得之其孫籍先生詩擅天下然

反覆塗乙又歷疏詩所從來其嚴如此可以為後輩法矣予聞先生詩成即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乃止則此草未必皆定本也大歇庵詩一章徐師川作而先生手錄之亦足見其無昔人爭名之病矣故附見卷中淳熙庚子四月二十二日笠澤陸某書

跋東坡問疾帖

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詳盡如此則愛君憂國之際可知矣

其曰勿使常醫弄疾天下之至言讀之使人感嘆彌日淳熙九年五月乙未甫里陸某書

跋東坡詩草

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

春江有佳句我醉隨融泚則又加於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學者或以

易心讀之何哉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玉局祠吏陸某書於鏡湖下鷗亭

跋三蘇遺文

此書蜀郡呂商隱周輔所編周輔入朝為史官得唐安守以歸未至家暴

卒可悲也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務觀識

跋東坡書髓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之編號東坡書髓三

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二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庵北牕

手記

跋關著作行記

著作關公出使峽中風采峻甚仕者人人震慄莫敢仰視某以孤生

起罪籍萬里佐州淺閣帶拙自期且汰去而關公獨厚遇之舉酒賦詩談臺閣舊事忘其位之重也

公免歸之明年某以事至卧龍山咸平寺長老惠
璉言公往有行記今將刻之石因屬某書其末某
曰方闕公之門可炙手時此書乃不出今公歸卧
青城山下賓客解散形勢一變而璉方刻其書為
不朽計嗟乎足以愧士大夫矣乾道七年七月
左奉議郎通判夔州軍州主管學事陸某謹識

趙明誠漢巴郡太守樊敏碑跋

右漢巴郡太守樊
君碑云君諱敏字

叔達肇祖處歲遺苗后稷為堯種樹社漆徙岐天
顧亶父乃萌昌發周室哀微雲伯匡弼晉為韓稷
魯分為楊充曜封邑厥土河東樹漢之際或居於
楚或集於梁君繼其緒華南西疆又云總角好學
治穀氏經貫究道度無文不睹於是國君備禮招
請濯冕題輿傑立忠塞有夷史之直卓塞之風鄉
黨見歸察孝除郎永昌長史遷宕渠令大將軍卒
光和之末京師擾攘雄狐綏綏冠履同囊封袂長

驅卑走北國復重察辭病不就再奉朝聘七辟
外臺嘗為治中諸部從事又云季世不祥米巫凶
虐姦狡並起陷附者衆君執一心賴無滂恥復辟
司徒道辭不往牧伯劉公表授巴郡以助義郡尉
養疾閭里又辟奮義校尉年八十有四歲在協洽
紀驗期臻奄忽藏形其後有銘最後題建安十年
二月上旬造他漢碑類多利缺而此碑獨首尾完
好故載其大畧於此所謂米巫凶虐者謂張角也

元虞集跋先氏書巖

涼國公勲業開望著於天下我
國家蒼龜也年七十餘閒居金

陵又以文章學問為吾道砥柱其得於天而裕於
人何其盛哉讀書巖之記序其原委博瞻考據鄉
里晚先後進蓋有不及聞者吾蜀百千年故家舊
族若先氏巖者多有之矣安得一表章於大臣
元老之手乎然先氏子孫所恃
以不朽者不徒在於巖者矣

謝端跋先氏書巖

端亦蜀人也流離江漢間幾十餘年矣某山某水不知幾何所

讀書巖之記始知先氏之有賢子孫矣端今老矣行於四方欲求一畝之居而不可得吾蜀多異人異書何時扁舟泝江而上從書巖嵐光林影之下求其遺書而讀之庶幾補過以希前修汝孺可尚不吾却也其可感慨也夫

明蜀獻王跋宋濂楹銘

積丘山之善尚未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此金

華宋太史景濂楹銘蓋其引年而歸田里時所作也昔衛武公年九十猶作抑詩以自警即此意歟其門人王紳為予書此予取而讀之悚然若親見太史於前也惕然若親聞太史之言也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噫信乎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慎哉今觀紳文章孝反蚤有時望誠可

謂青出於藍水寒於冰者矣然於此銘尤當書諸紳而弗忘則非惟無負於太史無負於己之所學也特識數語以歸於紳且用以自勗

惠王跋鮮于樞書諸葛表後

鮮于太常伯機胸次無滯迹所書漢丞相

諸葛公出師二表真墨筆力道勁韻度不凡得妙中之妙與趙松雪相伯仲宜其為世所寶余罷朝每每披閱心目豁然但恐其墨渝紙敝不能久有於天地間因命工勒石以惠來學云時成化十三年五月一日識

鄒智跋釣魚城志後

予嘗觀天下之大勢矣立國於北者恃黃河之險立國於

南者恃長江之險而蜀實江之上游也敵人自蜀則舟師可自蜀浮江而下而長江之險敵人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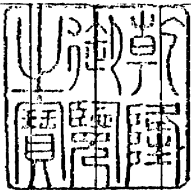
共之矣。由此言之，則守江尤在於守蜀也。元南侵而必自蜀始，豈非有見於此？與冉氏弟兄受知余珩而首畫城釣魚之策，王堅、張珏且戰且守，至死不渝，豈非有見於此？與向使無釣魚城，則無蜀久矣。無蜀則無江南久矣。宋之宗社，豈待崖山而後亡哉？嗚呼！當茲城之成也，宋無西顧之憂，元無東下之路，使賈似道能用汪立信之策，陳宜中能用文天祥之策，下游與上游齊奮，內郡與外郡併力，天下事未可知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令人有千古不平之憤。

魏瀚牟女打虎賦跋

粵王化既邈，習俗澆薄，雖父子兄弟夫婦利害所在不相

顧惜，甚至戕恩賊義，有難言者。余遷守茲郡，聽讞之際，凡悖倫傷恩者，靡不開其蔽而通其明。全其情而懼以法，然固有心革威懾，翻然悔悟者。而倫理尚未見厚，訟獄終未能清，豈身教之政有未至

而習染之錮未易新耶。食憲范公追賦年氏打虎救母詩。惓惓以年女之孝為足重。而守令能旌勸為可嘉。公復以職在觀風。申諭吾民。勿使是女專美於前。公之意必扶持世教。弭息訟源。不特大字之可稱述而已。凡在吾民。獨不思年一弱女而孝心激烈。捍虎救母。奮不顧身。汎壯而為男子者乎。又況讀書明理為丈夫者乎。



四川通志卷四十四